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六

列傳八十九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為人有



辨才

疎雋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舉進士調相州  
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荐之除秘書郎進符  
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徽宗之  
意徽宗召蔡京于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  
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  
英去位京復相頗得其助已也擢為左諫議

大夫給事中。大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  
歲。俄兼侍讀。入翰林為學士。鄭居中與京不  
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為叛。已甚。怒徙為戶  
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為黼罪。已而班直禁  
衛賚賜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詣庫  
揭榜。期以某月某日。皆相顧散去。京計不行。  
還為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為黼進  
承旨。丁父憂。閏五月起為宣和殿學士。提舉  
上清寶籙宮。錫第在昭德坊。旁即許將宅。黼

倚中人。強奪之子弟。出怨言。白晝逐之。使去  
聞者為之不平。復為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  
年。除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  
宰。由通議大夫。超入官。為特進。自國朝以  
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于是悉反其  
所為。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醫筭學。減  
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曲等局。諸路  
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免。當  
時。声称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為邪多。

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  
有美色因過外舍黼使人誘而奪之反以為  
之綱罪竄諸嶺南朝士畏之側目黼遷居賜  
第凡供張什噐 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  
教坊樂人宴其家屬以樂之遂以少保為太  
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為事御史中丞陳  
過廷初拜職事上言乞罷冗官以御前使喚  
為名者京西轉運使張汝霖乞罷進西京華  
果黼上章劾之兩人皆以散官徙遠郡睦州

寇方臘起提刑獄張苑言于 朝黼方鋪張  
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 上而責苑張  
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陷破六州朝廷遣使  
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追位少傅又拜少  
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于其國亡來歸我言  
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直與共圖之則石晉  
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 徽宗以問大臣鄭  
居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  
任之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

間彼之所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今如此置弗取則女直獨強吾不  
免事之中原地恐非復我有也黼銳于成于  
三省置經撫房專治迹事不復以閔密院括  
天下丁失計口出笑謂之免夫錢凡得錢六  
百二十萬億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直  
得其實城并所得支郡即率百寮詣文德殿  
稱賀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  
黼以為帝王盛德大業宜表出以示萬世因

乞上尊號徽宗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  
受也却不許初黼既得國秉念無以中上  
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  
師成副焉外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  
宰之屬皆責以供辦于是殊方異物四面而  
至鉉松怪石珍禽奇獸美鏐和寶明珠大貝  
通犀琴瑟絕域之異充于內圃異國之珍布  
于外宮凡入目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瑰違  
時之物畢萃于燕私極天下之費率歸于應

奉奪漕輓之卒以為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  
珍異悉入于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  
每陪扈曲宴至為俳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  
容時欽宗在東宮鄆王楷有寵遂有奪嫡  
之意欽宗長子諶先已封崇國公黼言于  
欽宗以為皇孫不可以同皇子召宮臣耿南  
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諶官蓋黼欲以是  
撼東宮也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于他  
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為書載賡堂寵光

亭以下凡七傍有玉芝產堂柱徽宗幸其  
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連牆開便門往來  
黼以父事之每析簡必稱為恩府先生徽  
宗過之始悟其交結扶由是黼眷稍熄乃拔  
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傳  
致仕而猶領應奉司欽宗即位貶為崇信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開封尹聶山  
與黼至雍丘之輔固村為盜所殺山取其首  
以獻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

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奉本以何執中級引  
及居言責即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  
欲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遭時  
得君承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于京內連梁  
師成外狗彘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  
罪也子閱孚雋孚職至符制修撰後亦削籍  
徙于吳云

朱勛平江人也父冲本閭閻賤微家貧落魄  
庸于人梗悍不馴氏罪至徙因無之旁縣乞

貸以求活遇異人以異鉄數條方書一編授  
之曰毋以客此將歸大尔家冲還里中觀故  
鉄冇光鬻之乃金也以其貨按所授方設肆  
市藥未幾遠近翕然稱之買者輻輳家遂為  
富修蔣園區結遊客譽者亦廣始蔡京居錢  
塘過吳欲建經歲于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誨  
之才兩月而成京陰器其能及召還冲謁道  
左丐以勛徙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華石于  
是荐之命以官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

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之後  
歲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之不過五七品童  
賁握兵京以勳托使階邊巧以升賁見之喜  
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艦相繼號曰華石綱凡  
延福宮民嶽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  
不及也累遷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  
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  
發取輒數十百萬外計所蓄雖封椿禁錢無  
問名色悉取之監司徐鑄王安道王仲閎等

濟其惡空竭縣官經常以為應奉類以億巨  
萬計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搜  
覈剔數幽隱不置一華一木曾經黃封護視  
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皆指為  
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與此役中人之  
家悉破產至賣鬻妻子以供其須鄒山輦石  
稍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  
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過截諸道運綱旁羅賣  
舟楫揭所貢暴其上連播接槽日夜不絕篙



工挑師陵輟郡縣人以目相謂不敢誰何廣濟率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蔡京始患苦之言於徽宗願抑其太甚徽宗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歲毀室廬毋得加黃封怕蒙人園囿凡十餘事獨留勛與蔡攸聽入貢余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不兩歲愈甚于初吳民不聊生矣方臘起以誅勛為名諸郡嚮應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華石進奉綱徽宗亦黜勛父子弟侄之在職者

民大悅勛仍得志怙權恃勢父子各立門戶聲焰熏灼賄賂紛紜成市裏人移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躡進至侍從者袂相屬也有不附已即旋踵罷去時謂東南為小朝廷徽宗末年陰約閹寺之姦稍誅數人以殺其勢勛因得入其訾力排梁師成寢為徽宗所親倚出入禁闈進見不避嬪御伐燕之役謂勛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前後築結固寵二

十年鬻恩毀法昔所未有即私室建神霄殿  
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  
下又託輓舟募兵數千擁以自衛第舍擬宮  
省名園別墅甲兵郡服膳器用逼玉食而華  
繳過之輿臺賤隸腰金累使者充牣其門子  
汝賢汝功侄汝楫汝身擢皆承宣觀察使汝  
翼直龍圖閣天下為之扼腕欽宗即位削  
其官放歸田里既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  
死子孫徙河南與劬同時有李彥者亦以恩

倖積官至朔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宣和間  
嘗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郡偃坐  
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凶焰如此奪民  
常產重歛租課官吏無敢違忤當時謂劬結  
怨于東南彥結怨于西北云欽宗即位暴  
其罪賜死仍藉其家臣稱曰天下之材未有不由小人而成者  
也觀王黼以奇技濳巧為身濳朱勳專以  
華石為享上小人誤國之罪擢其髮不足

以數也然亦孰知其禍之至于此哉嗚呼華  
清盛而羯胡起華陽成而狄難興由古迄今  
致亂召寇若出一軌可不痛哉方京師之失  
守也蜀僧祖秀嘗親觀所謂華陽宮者記其  
事云 政和初 天子命作壽山艮嶽于禁  
城之東陬 詔閩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  
輦玉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千餘仞增以太  
湖靈壁之石雄狡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  
舐觸若踈若齒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

狀彈竒畫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對青  
蔭其上又隨其旋幹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  
設磴道飛空則架杙閣仍于鑿項增高榭以  
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鑿技而經始  
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  
以為未也鑿地為谿澗疊石為隄圻任其石  
之性不加穿鑿因其余土積而為山骨虢  
露峰稜知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  
于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

嶺接其余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  
石間窟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  
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  
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莫  
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徙東南  
側栢枝幹柔岡標之不斷華之結子為幢蓋  
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循壽山之  
西接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  
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

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  
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  
櫃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  
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帳  
從良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  
真磴又于州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  
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  
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夢祿華堂築  
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

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尖榱椽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楹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業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櫨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蔣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亡隙地又于舊地作塾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閘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胆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

所出入者此二閘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日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象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于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大碑附于石

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  
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  
若倭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異態  
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  
奎畫列于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  
綦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羣石以金  
飾其字余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  
也乃命羣峰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  
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啣日吐月排雲

衝斗雷門月窟躡蟠坐獅惟青凝碧金鰲玉  
龜壘翠獨秀棲煙輶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  
鏡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頌稱老  
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  
壘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深者曰  
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  
南嶂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現儀鳳  
鳥龍丘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巖煙  
谷滴翠巖將雲嶂積雪嶺其間黃石仔于亭

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  
異其，以壓中石作亭庇之寘于環春堂者  
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寘于萼祿華堂者曰卿  
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歲古今之勝於斯  
盡矣善致萬鈞之石徒百年之木者朱勳父  
子也善理百工之蠶執辨九州之珍產者閩  
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嗜好忽天下之安危  
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  
陷都人相與排墻避虜于壽山艮嶽之巔時

大雪新丘埜林塘繁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  
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  
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  
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先老大臣所以圖詩書  
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于華  
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  
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者  
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色取禍秦隋以奢靡  
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為先

誠也自我執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  
孟昶閱宮中物有寶裝珎器遽命碎之平劉  
錕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  
創業之君所諱也於呼富有天下美味珍服  
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亦知  
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  
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  
自是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于此不然一  
夫不臣天下族之彼醜裔安得而內侮之邪

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奮矣孰親觀其  
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  
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六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七

列傳九十

种師道字彛叔世衛之孫也年三十以伯父  
諤蔭為三地奉職試法易爻階為鎮西軍推  
官諤死故吏徐勳盜印而補人官事覺十詔  
御史問狀勳引諤子朴為證師道馳至京師  
上書曰朴斬然哀疾豈復有此倘不獲免似  
為憂人執仇仁宗即日赦朴陝西轉運使  
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以熙州推官權

同谷縣有滑吏訟田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于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吏遂服罪累擢提舉秦鳳路當平蕪荏寶使知德順軍坐嘗議後法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經原路兵馬鈐轄知懷德軍師道初名建中避年號改為師極。詔賜今名夏國議畫界以故地為請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之疆土

益蹙矣。徽宗召問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童貫議欲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西邊所招之數徽宗以問師道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追擾先及矣。徽宗然之以請得提學崇福宮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夏人侵近邊軍築佛口谷為城率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盛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為神遷左武大夫康州

防禦使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  
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危工  
而賊至至據瓠虢河堅壁老我師之道陳于  
河汧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  
方疑顧而揚可世潛軍其後姚平冲以精衆  
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  
其酋僅以身免棄城而還又詔率陝西河東  
七路之師征葦底城期以旬必克既薄城  
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床自

休者立斬之尸于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  
下當視此衆股粟既而登城即潰去以功進  
法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  
以清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  
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  
禾和割啗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  
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謀伐燕命師道盡護  
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以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師出無名何以成

事不聽既過白溝遼人軍容甚整詔而前  
王師多傷貫亟召軍還遼人遂至城下使來  
詣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捨  
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  
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使不獲  
乙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  
從矣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貴不  
能對麾使去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  
其助賊沮軍宰相王黼怒責授右衛將軍致

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果敗績徽宗思  
其言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  
度使復致仕金人南還拜師道靜難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使宜檄兵食師  
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以步騎三千伐燕遂  
與之俱此至洛陽而幹離不已屯于京城之  
北矣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盍少駐汜  
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久進形  
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矣欽宗  
聞其至喜甚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欽  
宗曰今日之事卿之意如何師道曰豈有孤  
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女直可謂不知  
兵矣欽宗曰吾業已講好矣奈何對曰臣  
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  
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姚平仲  
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  
母拜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

跪稍如禮欽宗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  
自虜度河京城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師道請  
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虜有過統制馬  
忠軍前者忠斬其人虜訴于朝師道付以界  
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俟者會平仲之父  
古以昭慶軍節度使帥熙河領兵入援欽  
宗方倚師道以謀國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  
下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  
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虜以三鎮

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  
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逆勢頃逗  
半月重兵密通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  
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  
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  
得志而姚平仲恐功名之會歸于种氏忘  
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欽宗李綱  
其議令城外兵馬緩急聽平仲節制師道  
言不見用平仲常從童貫平方臘有功為  
貫所

仰欽宗以其驍勇許以成功授節度使平  
仲議欲夜叩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  
歸欽宗一日遣使五輩趨師道進戰師道  
言過春分節乃可擊矣是時相距纔八日  
蓋師道遲其弟師中之至也欽宗以其緩  
乃從平仲率步騎萬人入劫虜砦平仲之  
末發也虜人已知之先事設備故反為所  
敗詔罷綱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再擊可  
也議者難之會太學生譟于闕下請復綱  
師道位欽

宗弼勉從之綱復挑文而師道實未嘗去位也虜退師道始罷為中太一宮使于是御史中丞許翰上疏以為不當解師道兵柄欽宗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于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難詔許咨訪所疑願公毋以書生不知兵諭以至計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被寡但分兵結砦守要地使之糧道不通控以持久可破也翰深嘆息其言復上

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爪牙虎臣頓之散地非計也未幾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復為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師道請合關中兩河卒屯于滄衛孟滑豫為防秋計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民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弟師中戰死于榆次姚古敗于盤陀朝廷震悚召師道還不復有委用意太原失守又遣李綱巡邊次河陽王洎來自燕師道揣虜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

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  
卒于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閔月虜  
再犯京師比城陷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  
師道言以至于此始師道勸欽宗乘其度  
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故欽宗  
思其言嗟痛之後贈少保謚曰中憲弟師中  
師中字端孺以功累擢至侍衛親軍副都指  
揮使房州觀察使知邠州徙知慶陽府燕山  
之役為副都總管初幹鬻不知犯京師也

朝廷議割三鎮與和質肅王樞及宰相張邦  
昌以行幹鬻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  
固守不肯下肅王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  
下說諭即矢石及之而退弘邊諸州亦然而  
黏罕南陷隆德詔師道及姚古師中往援  
三鎮以師道為河北宣撫使古為河東制置  
使師中副之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  
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人  
之兵圍之悉破諸縣城欲困之使內外不相



通雖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  
有勝負而不能解圍于是詔師中由井陘  
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  
次諸州時黏罕以暑度陞會西山之師于雲  
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兵敗將歸  
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  
詔書以逗留切責師中師中曰逗留兵家大  
戮也吾結髮兵間豈不知之而忍以此為罪  
乎慨然赴敵與金人戰于榆次死之贈少師

謚曰莊愍

臣侑曰靖康之難可不哀哉方是時金人  
之兵強于天下所至州縣悉望風奔潰莫  
有鬪者獨師道謂虜可與戰而勝非若鬼  
神之不可測豺虎之不可禦也故請俟其  
度河扼而殲之師道老將其所以應機料  
敵者審矣忽其言而不用何哉用乏則國  
恥可雪而人主亦無後時之悔矣悲夫  
劉廷慶保大軍人也家世將家雄豪有勇數

從西伐屢立戰功為廊延路總管遷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曲相州觀察使拜泰寧軍留  
後徽宗謂而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  
信留主後務之親不可猶用易為承宣使仍  
冠以軍名延慶遂拜泰寧軍承宣使承宣使  
自延慶始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  
熙河招到偽王子益麻党征加步軍副都指  
揮使以功拜保信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馬  
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城又

從童貫蔡攸北伐延慶為都統所統兵十萬  
偕郭藥師過白溝延慶師行無紀律藥師叩  
馬諫曰今大軍袞隊而行若敵人設伏邀擊  
首尾不相救應則望塵潰散矣延慶不聽行  
至良鄉四軍蕭幹率精銳迎擊延慶與戰敗  
績延慶閉門不出藥師曰四軍精兵不過萬  
人今悉衆拒我燕山必虛藥師請以奇兵五  
千倍道兼進入燕山請令公之子三太尉以  
精兵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乃遣大將高世

宣與藥師偕行三太尉者謂光世也藥師引兵入燕山蕭幹以精兵三千人與藥師巷戰而延慶瑜約不遣光世藥師無援遂敗走世宣死之藥師走至涿州延慶下砦于虛溝河南虜分輕兵斷絕糧運延慶亦遣其將王淵以兵數千人護餉道虜縱兵南行殺運糧人未多棄糧而遁淵為虜所擒延慶遂棄大將旗鼓而走蕭幹以兵追襲橫尸百餘里資攸退保雄州秦貶延慶為率府致仕筠州安置

其後光世討通河北賊有功延慶拜復鎮海軍節度使金人犯京師何真孫傳曹黼右城上募人兵以丘濬感事詩有郭京劉無忌名姓于市人中得無忌于殺伍中得京用為統制謂京能用六丁火甲法可以生擒二酋掃蕩餘衆京才出為金人所敗引兵南遁延慶引西兵萬人奪關過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其子光國携王黼愛妾以逃行十餘里亦追及之自縊死後光世最顯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也由武舉為府州  
黃河東岍廵檢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常越境  
南汲濯慮異日為邊患盡析絕之虜忿聚兵  
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  
石皆沒鏃後三十年虜官蕭太師者會灌于  
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廵檢神射灌曰灌  
是也累功遷內殿崇班知寧化軍徙豐州又  
知愴州以沾城壁功遷引進使知隄州姚雄  
為經畧使勦墾田法三百頃城砦五十頃募

民開種出粟灌曰墾田固良法然民與牛皆  
取足其地官田多墾則私田必荒是設法奪  
民也時城東決達原有閒田近千頃灌命架  
邈川水溉之悉為沃壤號廣利渠徙河岷二  
州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召對秦曰趙克  
因云金城隄中穀斛八錢今西寧隍廓蓋其  
地也臣前待罪隄州引水溉城東荒田且千  
頃不一月悉為膏腴而人之占耕者溢于地  
數况漢唐故渠間亦可放若先葺渠引水使

田不病旱則民樂就募而弓箭手之額乃易足矣還至部遂以其言行之則半年得善田二萬六千餘頃應募者二千四百餘人馬元百餘匹為他路最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還吉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廓州防禦使童貫自滾原謀西入賦兵火集統安城灌卒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陀千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留罷州事起知貴州從破方臘以功轉同州觀察使還知易州轉

寧武軍承宣使為燕山府路副都總管四軍取景園薊灌解薊園復景州斬首二千餘級俘六百人召還管幹侍衛步軍司公事虜使來賜射玉津園灌以選伴射一發破的再發則中虜曰太尉殆不能邪灌曰非不能也以禮遜客也整弓復發則又中徽宗親酌寵勞之除侍衛親軍都虞侯金人南下朝廷出禁卒付內侍梁方平守澶州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來其鋒不可當今方平

領精銳以往京師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  
梧何以善後乎曷留足以拄根本詔漕迎  
敵漕曰軍不堪戰也尚可守禦而已時中不  
可曰已召种師道領西兵三萬來會矢遂除  
漕武泰軍節度使副師道為都統制未行  
徽宗內檀師道未至命漕領兵二萬往河北  
次滑州會方平棗州南走漕亦望風奔潰金  
人遂度河直犯京師漕坐削官職令前軍自  
效已而復之金人攻城漕與之戰軍輒散走  
漕沒于陣年六十二言者論其守河誤國盡  
褫故官而方平坐誅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七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八  
列傳九十一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也四歲而孤舉進士調  
柳縣尉移零陵令知榆次縣有愛在民召對  
為提舉河東嘗平徙江東轉運判官會祥柯  
獻地命以屯田員外郎往撫諭夷人始自疑  
衷甲以送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騶卒數十人  
往夷人望見歡呼援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  
感泣拜舞曰不意今日得沾聖化以奉使稱

職入為右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恪言國家  
與契丹講好百有餘年邊備益弛宜及今無  
事則以漸為之不然且有後悔 徽宗曰卿  
勉為朕行即以為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  
使會中貴人銜命稱詔有所示恪嚙不答中  
貴人怒歸而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  
移陝西轉運使未至以觀文殿修撰知滄州  
州當河不流一日河決水至城下不沒者三  
板恪率官吏番城救護都水使者孟昌齡以

河事至檄郡索取與兵恪曰滄極邊也兵非  
有旨不可得昌齡怒劾恪不能備水城且壞  
恪一不問治水事愈力城漏募善沒者窒之  
戲下卒善沒而不時赴募戮以拘有鹽場正  
當下流使決之或曰鹽法重水決而壞且得  
罪恪曰殺吾身而全一城吾之願也命趨決  
土踰宿而水去城以得全又上疏請止教保  
甲免呈保馬除嘗平逋負復諸縣租賦等第  
振貸以寬被水之民報未下悉以便宜行之



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徙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柔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恪上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微告陛下乎願垂意于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脩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遷戶部尚書宰相王黼

頌應奉司上供綱卒盡為所奪漕運不至者殆數月恪見徽宗言曰國家定都于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頌應奉勢動天下奪漕乾之卒以為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物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什一是一傾天下之財為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為國矣因極言黼惡且自請罷遂出知

濠州盜起京東以恪知青州未行除吏部尚書又徙戶部復請外除廷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為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為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汙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將退而留者再大抵以節嗜慾定心志收人材移風俗惜財賦愛民力去諛佞獎鯁直數事反覆言之徙杭州

清康初復以吏部尚書名道拜同知樞密院事既至為中書侍郎言事者爭論宣政間事恪言于欽宗曰革弊須以漸今京城始開四方聳聞新政宣擇今日之急者先行之而言者不諳大体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道君皇帝之心乎蔡京父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皇帝請下一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孰白不可欽宗是之拜光祿大夫少宰

兼中書侍郎恪為相無經濟大畧于時虜騎  
復南下必欲逼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  
議以為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既行  
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為名南棄洛  
京還驅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欽  
宗將從其議會何縣人見力詆其不然且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欽宗以  
迹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拜殿門下侍郎  
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結

內侍而已今國勢日急如恪者誠不可以備  
位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而崇  
代為相京師失守欽宗幸虜營恪曰失計  
矣既而還營及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虜議立異  
姓令吳并莫傳自軍前入城執椎戴張鄂昌  
狀准孫傳張叔夜不肯僉書恪既書名已而  
呼其諸子詣曰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  
生為乃服藥而死趙

何臬字文顯仙甘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板  
書郎尋提舉京畿學事召為主客員外郎起  
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宗事者論臬宗  
蘇氏謂軾為御黨曲學出之未幾除徽猷閣  
待制知建寧府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  
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既解政  
臬亦罷為提舉崇福宮起知秦州欽宗即位  
復為御史中丞閱日入翰林為學士禮部  
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

王雲自真定表言虜以不即割地卻禮物曰  
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闕矣于是集文武百  
寮議于延和殿梅執礼孫傳吕好問秦檜等  
三十六人言不可與曰范宗尹以下七十人  
皆欲與之與之者曰朝廷當與三鎮今反不  
與是中國共信于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  
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與名可不戰而屈也  
不與者曰國家更二聖始得河東河北陵寢  
在焉且河北天下之內支內支苟去吾不知

其為人子民貢賦皆其采也况天下者太祖  
之天下於陛下之天下陛下豈可效石  
晉所為乎梟特之甚堅曰三鎮國家之根本  
奈何一旦棄之况虜情變詐百出安可保其  
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地之民皆吾  
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子  
可乎 欽宗然其言猶豫不決時虜勢張甚  
梟請置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  
為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

便宜為禦戒計援急欲以羽檄召兵八衛京  
師 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取南仲  
聶昌相與言曰今朝廷既已結好息民而復  
調發不已使虜人知之大事去矣乃檄止陝  
西南道兵 人既薄城下獨張升夜一軍至  
京師余無至首亦虜之再入寇也梟以資政  
殿學士知杭州陛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  
領開封尹梟建請以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侍郎翌日唐恪

罷相改太宰少宰復為左右僕射拜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師失守上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召趙康王臬請欽宗於輔衣襟肩樊書詔以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王徽號虜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尚書奏陛下不承親省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臬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臬曰欽宗請以孫傳為太子少傅謝光家為

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臬自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失矣明日欽宗幸虜營臬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臣異姓金人曰唯何臬學右丞不得與議臬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後有自虜營還者言臬死狀始贈觀文殿大學士

臣侑曰君子所貴乎死者以其知死必勇也方虜之謀廢立也為恪都當以大義責

虜使知中國之有人就使不幸與禍全亦  
為得其死矣不務出此乃拱手聽命非能  
勇也而卒不免于死蓋其死不足責也梟  
才踈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  
太平徒容廟堂商古今談治忽可也而况  
艱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於乎陽  
九之厄固天數矣而人謀之不臧亦有以  
致然言之可為痛哭而流涕也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為館

陶薄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  
中侯蒙器其材薦之摧祠部吏部員外郎遷  
右司使遼國還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  
不舉皮箭損二目是否過庭對虜主無恙目  
不損恐傳之者妄也今日急務當安而不志  
危治不忘亂雖盟好是恃亦宜以邊備為念  
徽宗然之為右司凡四年是時大臣各立黨  
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唯過庭無所附  
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

居舍人拜中書金人礼部侍郎擢拜御史中  
丞方臘反睦州過庭言教寇者蔡京養寇者  
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  
余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朋賂狼籍畢惠  
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罷  
知蘄州至半道青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  
居久之得自使欽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  
復拜御史中丞徙礼部尚書擢尚書右丞遷  
中書侍郎時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項大

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過庭曰主憂  
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喟不遣及  
城陷始行二駕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因陷  
不得歸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過庭旧名楊庭徽宗賜以今名云  
聶昌撫州臨川人也旧名山字賁達以大學  
士釋褐教授相州入館為校書郎擢右司員  
外郎故事五房吏階官視卿監者過錫宴坐  
都司一山極論之謂名分未正非所以礼士



大夫也。山徽宗是之俄以直龍圖閣為湖南  
轉運副使蔡不為相召還田太府卿拜戶部  
侍郎遂為開封尹復為戶部侍郎山本與王  
黼善京惡黼山為謀所以傷之者反為黼所  
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  
舉太平觀又請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復召還會 欽宗即位以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未至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事李綱  
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

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殺三十餘人  
擘裂無遺休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山出諭  
旨相率聽命而退已而時雍乞寘東等于獄  
山力言其不可遂止復尹開封時京師復戒  
嚴 欽宗謂山有周昌抗節之義改賜名昌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入謝力陳防秋守禦之  
策曰三關田鎮 國家藩籬也今大戎在內  
狼子野心一朝寒盟何以制敵臣願召天下  
兵集畿內練禁旅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

兵以却奔衝潰流也水以斷歸路前有堅  
城後有大河四面有勁兵虜或南下墮吾網  
中矣欽宗命昌領都大提舉守禦司虜議  
畫河為界須大臣報聘詔以耿南仲及昌  
為和議使分割兩河昌言兩河之人勇勁忠  
義如太原城中守經年隆德既破復守人  
死戰者蓋不負祖宗二百年之澤今一旦  
割以予虜萬一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死  
不瞑目矣前議不成臣乞以便宜遣屬官分

道提勤王之師入衛欽宗許之昌即日就  
逆行次永安軍與虜兵過黏罕威陳兵衛以  
見之黏罕隨行置閣門其舍人王昌徹傘用  
勝于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  
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  
金國之臣也昌亦南朝大臣上當以敵國臣  
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禮見大金臣子  
乎金人曰樞密寧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不足畏節不可失爭之移時黏罕

既不能奪乃以客禮見虜既南行命其太師  
揚天吉以千兵歸昌往河東耿南仲往河北  
昌謂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  
之心已急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  
會于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天吉許  
之明日昌與其屬劉岑滕牧分道而行凡八  
日昌至絳州絳人不奉詔遂見殺年四十九  
昌為人疎俊遇事敢為喜用人之意然恩怨  
太明睦睦必報以喜怒用刑云贈觀文殿大

學士謚曰榮敏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也舉進士歷秘書省正  
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徙禮部員外郎進秘書  
少監擢中書舍人高麗人貢傳言使人所過  
郡調夫治舟騷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  
而于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與  
蘇軾同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謂傳論  
沒偶同以職論事而責之深過矣翰亦坐黜  
靖康元年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部尚書

傳嘗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奸  
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方  
虜急攻京城傳親當矢石夜不少休欽宗  
再幸虜營以傳兼太子少傅行宮番守乘  
輿久不得歸傳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  
書至中外震駭傳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  
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  
車駕還闕明日虜又開南薰門陳兵索道

君帝后諸王妃主傳獨番中宮太子不遣密  
謀欲以黃千兩匿太子于民間別以狀類太  
子者并宮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  
以其首同死見并官者尸送虜營告以官者  
竊太子欲核軍前都人爭而擊殺之誤傷太  
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苟尚不已欲繼  
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撫膺大慟曰吾  
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至辱臣死之時虜人  
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

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  
省傳曰使吾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  
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殉  
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  
付王時雍有皆從 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  
未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皇太子  
留守何出耶傳曰 上既辱太子復出我  
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 上既不回當以死  
從太子虜以黏罕命屏之而出不知其所終

後賜謚曰忠定

張叔夜字希仲者之曾孫也以蔭調蘭州錄  
事參軍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  
為極寒惟恃河為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  
甲冑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  
守之于是博訪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  
天都之策以謂天都介于五路之間乃西人  
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制必就彼點  
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

得真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府行其  
策果得其地速為西安州用薦者知襄城珠  
留二縣通判穎州知舒海泰三州召對除戶  
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遣右司員外郎從弟克  
公為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  
乃摺撫其細故貶監西安州倉場久之召為  
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政和之間吏  
惰弗度北命令之出于門下者予書銜于後  
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黃叔夜

極論其弊始立法禁遷禮部侍郎以徽猷閣  
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  
岸劫巨艦千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  
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  
兵合即焚其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鬪志伏  
兵乘之江乃降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  
知濟南府山東群盜競起叔夜發精卒擊之  
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于是群盜帖  
息一方晏然靖康初虜騎過河叔夜以謂若

評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  
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予令河北  
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  
力追襲不報徒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為  
南道都總管叔夜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  
叔夜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  
遇賊游騎轉鬪而前閏十一月晦至京師叔  
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嘗出幸  
今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畜幸雍欽宗

然之進延康殿學士又進資政殿學士令提  
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連  
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  
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然諸  
將無一人至者虜既議加命彈壓京城事  
欽宗再出郊叔夜于太學前起居叩馬諫上  
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  
之曰稽仲弩力會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  
太子為君以從民望二首怒追赴軍中至則

撫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比去道中維時飲  
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  
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  
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義武中賜祭土  
葬無一不備宮中給以命輅遷京海軍  
儀衛之古以祭士古祭而歸而歸而歸  
四百七十一碑其金書碑二入海如外如  
景南直其碑碑上歸葬金書碑碑碑碑碑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八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九

列傳九十二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奉進士嘗使高麗誤  
雞林志以進擢知淮陽軍後為校書郎出知  
簡州為陝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郎遷起  
居郎舍人不閱月遷中書舍人真武時金人  
欽宗即位遷給事中幹離不犯京師上朝廷  
議割三鎮以和虜騎既退遣雲使于軍前雲  
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為粘罕得北朝



廷所與余觀蠟必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始召云再使迂刑部尚書許以三鎮稅賦之數云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頃五輅反上尊号又遣從吏李裕回稱虜人索禮物頃康王來乃可成欽宗以康王使幹离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劾使之寓辭行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馮澥代寓已而云從吏二人馳

至言曰中使押車輅至長垣今已却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頃云等來見康王云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回奏云誕妄誤國云乃言事勢中變虜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還澥罷改于是詔集百官議三鎮弃守言不可與者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次與之何栗謂唐格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內之情則太原真定

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云  
言康王英武旧与幹离不结欢虜人畏服  
割地求和宜命将以往事不外廷耿南仲言  
河北軍前独有親王是偏重于幹离不与粘  
罕不相称可止遣使告和以王云使幹离不  
莫俦使粘罕欽宗曰卿更与少罕议南州  
司法參軍

徽宗即位初用為御史會居父喪服除為廣  
西轉運判官當蔡京用以開邊自任建平從

允三州亨伯上疏言蠻人幸安靜不可輕擾  
以北邊釁京惡之以他事罷胸旋知商州興  
元府入為郎張商英乃政迂左司員外郎擢  
給事中會商英免相命格不下亨伯惧請外  
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進直扈園閱移陝  
西蔡京復相亨伯為淮南轉運使時江淮發  
運使以不称職聞執政欲用亨伯京曰賊卑  
不足用願更選  
徽宗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以往京乃不敢言

朱劬載華石塞道邀求死藝官舟不行亨伯捕繫劬人于獄且自劾于朝

徽宗照其忠擢徽猷閣待制而黜劬人于遠方臘起睦州二浙用兵所以亨伯尤閔閔直李士經制使方用度百出民死以為命亨伯為勦比較務及以公家出納各糧取其贏為經制各後翁彥國為摠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摠制各者至今天下有經摠制各給果官費自此始也迂尤閔閔李士賊平進延康殿

李士為河北都轉運使改知中山府徙真定河間宣和末金人入寇盛兵犯河間亨伯悉力守城欽宗即位與虜約和國內解加資政殿李士積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元年復為真定又徙中山時京師再被兵中山當虜冲亨伯冒圍入城為堅守計

欽宗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擢亨伯為兵馬元帥欽宗割兩河以賂虜命亨伯弟光祿卿遼諭旨遼臨城未言亨伯遙語曰主

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節自期寧肯賣國  
家為囚虜乎適感泣對曰兄但尽力勿以弟  
為念亨伯呼搃管使括城中兵擊賊以中  
寡不敵辭斬以殉復呼部將沙振者往振素  
有勇名不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罪潛入  
府殺亨伯于堂中振既出帳卒譟而前曰大  
敵臨城汝安乃殺吾人批而摔裂之身首死  
余城中无主乃開門入降虜人見其尸曰南  
朝忠臣也殮而葬之贈特進亨伯性孝友為

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凡三十年每出至任  
部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浊吏嘗荐王安石  
呂頤浩張懋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  
為知人適字至叔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遷  
光祿卿是役也虜執之以北後死于雲中  
梅執礼字和勝婺州蒲江人也奉進士調常  
山尉為詳定九域圖志所刪定官遷軍器鴻  
臚丞比部度支員外郎時梁師成頌後苑有  
使持券來脇部吏支錢三百万執礼執不与

徙吏部迂国子司業為諸王宮翊善進左司  
員外郎擢拜中書舍人迂給事中時諸部奉  
田役京師者几百人諸局冗占蠹吏大農間  
以役事出入禁禦橫坊市挾惡少為姦詔皆  
遺囑而後苑獨田不遺前此都城凡有所營  
繕搆領貴人多有所干請有違詔干請至請  
御筆行下者執禮皆論校不行執禮与宰相  
王黼雅相善宴其弟以詩規之黼怒執禮力  
求去会孟享原庙後至罷為显謨閣待制

知蘄州尋落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英殿修  
撰徽猷閣待制

欽宗即位移知鎮江召為翰林李士道除吏  
部尚書兼侍講未几改戶部執禮入对乞以  
御前事付部名六宮廩給皆由度支内降許  
執奏一日小黄門持御批至部支亦甚急而  
御封不用宝已而悞其失復取之執禮不与  
即具奏明日内夫人降秩小黄門杖配陵下金  
人西京師失守虜酋劫质天子蒙塵臣民皆

願前死。虽肝腦不計也。于金縢何有哉。願誠  
亡以塞責。虜大怒不勝其忿。于是四人者皆  
見殺。而其列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史胡唐老、  
監察御史姚舜民、王侯各杖之百。執礼死時  
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玉，饒州弋平人也。少有俊才，未冠  
游太学。張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皆器之。  
徽宗幸太学，振以諸生高第，乃官。除和州教  
授。留為辟雍錄。迁博士，拜太常博士，提举京

京東西路學事。振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万  
章從祀。改京西路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  
察御史。歷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皆兼  
太子舍人。初見太子，言古者大祭祀登饌  
受爵，必以上嗣。既礼，經所載元豐彝典具存。  
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与，非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死人及此者，由  
是驟加獎重，方臘亂浙右，声搖京師，振謂宰  
相王黼曰：「相公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几

少革以当天意順人心黼不悅曰上且謂  
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不答趨而出然  
欽宗是其言而不能尽用也迂開封尹時捕  
內亡命卒救千人振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  
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振曰方多事時一日而  
殺救千人可乎力爭之由是內不誅遂為刑  
部侍郎虜邀天子幸其營求金不已振被命  
督輸與梅執礼等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初  
振在西掖王黼以客礼積中帥河朔歟覘虜

圖燕振語積中當異時戾族之討積中至部  
首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之狀振以告諸朝  
及左迂童貫蔡攸平生辺釁振天姿和厚有  
醞藉之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方

徽宗崇尚道家之說振至東宮從容及之  
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  
過違天之未陰而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  
經志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盖老氏与  
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于根本与死事之時

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  
徽宗之道 徽宗以為然頗欲去健羨踈左  
右近習之人而宦等楊戩方大興宮室懼不  
得肆曰謔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  
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及靖  
康中振尹府言利者京頗離間 兩宮振善  
于調護由是死讖介之疑既死人皆出涕後  
贈端明殿學士同時死者陳知質安扶失其  
傳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里之孫也少喪母  
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上  
去論办以罪純仁亦坐救党人責永州目疾  
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步進揖立  
对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  
朴年十七徒跣獲柩还人稱其孝調晉寧軍  
士曹參軍通判不法搆運使王似諷朴伺其  
过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以陷之不  
唯常人且不食吾余矣死不敢奉教似去而



荐之靖康初党禁錮解同判西京国子監召  
為虞部員外郎迁右司金人再犯京師以朴  
使虜、因幹离不問其家世朴曰大父丞相  
荀喜曰大矣之後也甚加礼乃吐腹心諭以  
急割地講和以間粘罕朴兩往反以虜情語  
執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  
城陷 欽宗思其言亟召对以為兵部侍郎  
朴請復使虜帳及 兩宮北巡又昭出酋長  
請立趙氏虜憚之挾以北去其後虜欲用之

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加其忠特贈尚書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人也奉進士調海州司  
理參軍中詞奉兼茂科為太孝正迁辟雍博  
士以父老求便親除提奉淮東孝士既命下  
乃泊河東而為淮東者臧祐之也盖省吏取  
祐之賂輒易之大臣疑焉吏以誤告客有泊  
其情者誅熙請使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  
豈敢發人之私求自便乎宰相問而笑之白  
于徽宗命為兵部員外郎未几以憂去还

為右司員外郎王黼為相立之奉司又立經  
抚房于中出他執政皆勿內与熙靖教為言  
之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諸省兵房  
皆足以治強事經抚房何為者哉黼怒積四  
年不迁黼罷由太常少卿拜中書舍人以徽  
猷閣待制知洪州閱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对  
首言燕云初定宜戒不虞願飾帥臣修武備  
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阴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户者此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侮之敢乎陛下勛  
高往古願為无強之計徽宗甚嘉之俄燕  
侍講徽宗既已內禪行幸江浙欽宗以  
熙靖主管龙德宮改显謨閣待制提奔醴泉  
覲宮僚如故再徽宗待之甚厚教召与燕語  
常曰去年內禪之事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  
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意可見矣我  
无此意人言且滅族誰哉或謂吾傳位与唐  
睿宗上畏天戒乃為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

熙靖回賀曰陛下不以天下累其心過古  
帝王遠甚明年兩宮北狩張邦昌拜國  
請即移病邦昌令叔直李士院力拒之至以  
憂憤廢食者且篤故人訪之熙靖泣數行則  
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翌日遂卒後贈端明  
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也奉進士教授彬州  
又中詞李蕪茂科必秘書省正字于時蔡京  
改政以其子攸提奉李館而官者梁師成費  
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勣不附阿更六年不  
內遷京罷他宰相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  
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京復相遂不附  
已者提点上清太平宮復用為郎遷少府監  
擢中書舍人世勣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  
各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以獻為當路者  
所疾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由  
徽宗內禪幸江浙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  
勣別之還提奉醴泉觀專掌虎德宮請办正

國史謗上宣仁之語追述 欽宗復瑤華之  
位大享新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 先全  
不當以王安石從祀是步彗出東方大臣有  
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世勣面奏垂  
象可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諛說迂給事中  
並侍讀內侍有喧爭者罪止贖金世績即疏  
駁勣以不恭回言童貫輩初六甚微少惡不  
徵馴致大患疏入近習皆側目何稟建言分  
天下為四道各置都總管世勣曰裂天下付

四人而王畿所自治者總十六果爾獨死不  
掉之虞乎大拂稟意改禮部侍郎時虜騎駭  
、南牧為城守備甚急世勣曰守邊為上策  
今邊不守、河則畿甸自固中策也巡幸  
江淮會東南兵四面扞虜下策也既而河上  
死守兵虜乘虛內度盡歛士卒入城世勣又  
言遷京畿大將秦元以所統保甲分四若直  
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虜不敢通孫  
傳深然之又格于稟議虜數十車駕世勣凡

再扈從出城遂留虜帳徐以十害說用事者  
大畧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人聳听  
及和昌僭位令直學士院世勳堅卧不起和  
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端明殿學  
士方王氏盛學行世勳雅不喜或問之曰說  
多而厲安死不易之論也識者避之也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九

東都事畧卷之百十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  
名謂所欲有甚于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  
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世治  
則忠義之士全其榮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  
節乃見主憂臣辱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  
心不以生死易其守此誠烈丈夫也哉嗚呼  
祖宗以來忠義之士以身殉國者非無其人

僅有之而已蓋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  
守死伏節之士見矣此所謂版蕩識忠臣者  
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  
義使平為人剛直任俠善弓馬諱本強記奉  
進士為无錫尉知鄆陵南光二果以父喪解  
官道出吳州有賊遮道劫之平引弓殺三人  
余遂遁去寇進竒其林荐之起為殿中丞知  
汝州平在南充時夷人入寇平揖事于州率

土豪擊走及平復至夷人畏服代还通判穎  
州召為監察御史教上疏論事為丁謂所惡  
久之乃三司鹽鉄判官除殿中侍御史陝西  
轉運使  
仁宗即位迁侍御史初西真宗知其才將用  
之矣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  
以制戎狄上朝廷養兵百万不能制一小戎  
有輕中國之心然点諷守禦之長計請召夏  
竦范雍与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边臣遵守

朝廷疏奏不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定軍自土  
門踞入寇延帥范雍以書召平保安与石元  
孫合平趣土門既又有告賊兵趣金明圍延  
州雍復召二將还軍救延州平督騎州先發  
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  
趣延州奪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与平还逆  
之行二十里遇兵与皆行至三川口与賊遇  
戰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却廊延駐泊  
都監内臣黃德和引兵先走平搗閉三日賊

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恣之曰狗賊不  
降我何降也以中寡不敵与元孫俱被執平  
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  
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  
輒誣平降賊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  
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龐籍往  
訊焉其曰其实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  
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  
諸子唯季孫有朝字景文少篤李能詩文蘇

式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別使為兩浙兵馬都監式荐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別使以卒式時為兵部尚書哀季孫死奏言季孫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于忠义勇烈有平之風性好異出古文石刻所尚祿賜盡于藏書之費季孫既死家无磚瓦妻子寒餓行路傷嗟臣實与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又哀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

錄豈朝廷之意哉况望優与賻贈以賑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孫虽跨厯岁月朝廷犹賜存卹于劝獎之道不為小補式之言如此則季孫之矣可知矣王珪者開封人也年十九應募為親從官迁殿前第一班擢礼賓別使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以三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里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縋糧与之士卒既



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  
乘其暮可內志也乃馳八賊一將以鈐直其  
胸傷右臂珪左以杵碎其脰又一將復以鈐  
進珪挾其鈐連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是步  
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閉  
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  
力不能也独有死報尔乃復入戰擊殺數百  
人目中流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內二  
槍植山上珪既死邊人即其所為立廟焉珪

通阴阳術教好水之戰自知不內廷將行謂  
其家人曰可速去死為虜所仇也及虜攻瓦  
亭果求其家人如其言贈金州觀察使有子  
光祖以珪恩補供奉官涇州人入寇光祖  
為梓夔路鈐轄合都監王宣討之賊遂弃去  
茂州吐蕃圍茂州掘雞棕園以內侍王中正  
徑昼命光祖策立光祖招余族全雞棕園會  
中正丁茂州乃內涇州蠻乞弟圍安夷砦羅  
个牟村王宣死之宣所將兵潰光祖至江安

潰者悉归于光祖。尋從韓存宝取夷勞口。時  
久雨，士卒暴露，賊保巢穴。光祖說存宝進軍，  
落共城。又進軍梅嶺，賊以数万出駐，落个棧。  
存宝亟止光祖，但與對壘，而按兵不動。既而  
賊遁去，存宝巡班師。

神宗以存宝逗遛，遣步軍都虞候林廣代之。  
光祖曰：「不得乞弟，患未艾也。」廣至，曰：「入其巢，  
穴求乞弟，不乃焚掠蕩盡，退營落共江門等。  
寨。」光祖以功，迁四方，鉅使，遂置泸南，沿边安。

七  
抚使俞知沂州，以領之。迁客省使、嘉州刺史。  
為涇原路副總管，改河東，徙定州。卒，年六十。

桑澤者，開封雍丘人也。善用劍，及鉄簡，有智  
畧，謹畏。嘗若不足，少奔進士，不中。嘗遇大水，  
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弃  
其粟而載之，皆乃不死。後徙居汝潁間，諸果  
多盜，自請補耆老，獨提一劍，以往殺獲，殆尽。  
旁果曰：「之无盜，轉運奏其事，授郟城尉，徙滎。

池改右班殿直為安永巡檢群盜閔桑殿直  
來皆遁去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  
制回命懌往盡殺之得門、祇候推其功于  
已上者或訛其好名懌曰若欲避名皆不可  
為也益自信迂西頭供奉官為廣南駐泊都  
監迂內殿崇班廊延踏兵馬都監踰月徙涇  
原屯鎮戎軍好水之戰死之贈解州防禦使  
耿傳者字公弼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  
掘城歿以官昭化罵賊不屈而死傳以廕

補官後以將作監丞知永寧果通判儀州徙  
慶州為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  
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頤自若及賊騎大  
至武英又勸傳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歿與英  
俱死也傳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几福戰沒  
傳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傳皆諸將稍急韓琦  
乃其書上之尹洙亦作憫忠辨誣二篇閔忠  
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  
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矣失計且不与

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忠又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与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虽死吾弗与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无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仇在境師兵在行次其以保功难乎哉嗚呼喪兵沮喪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死使謀其身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功

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无軍責劝其避去傳不顧被救搶死于陣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于大憖卒遇敗傳致也後泊傳与諸將出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進將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我以城守之責或不幸与社令其死义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惧与驍雄之士卒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犹不免于誣為誣者豈喜于

立異邪惡。夫為忠邪。洙文既出。其訕遂止。朝廷贈右諫議大夫。

孔宗旦。魯人也。為邕州司戶參軍。初儂智高潛聚中溪洞。而邕州有白氣起。郡庭仍江水暴溢。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郡守陳珙。不聽。後智高反。破橫州。宗旦遣使其家屬往。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為去。死為俱死也。既而破邕州。宗旦被執。賊有用之。意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慢罵不已。遂見殺。贈太子中允。

曹覲。建州人也。故贈諫議大夫。修古為諫官。有直名。修古之死。子以覲為嗣。而奏以官累。遷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反。覲以州死。兵備募取。敢死五百人。以守城。而隣城有為避賊計者。遂紹以書。曰。賊止期。內邕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邪。覲以為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持。吾豈偷生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

郡印与兵馬監押陳擘率州兵百余人禦賊力不勝遂為賊所執以郡印授二卒使懷去覲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大彘敢尔邪遂見殺封州之人為覲立庙歲時祀之朝廷贈太常少卿

起師旦字潛林鎮之姪也以鎮廂補官累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儂智高既破邕州師旦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官吏皆弃城去矣師旦曰汝亦欲吾去邪即斬以徇而賊將及城

下曰語妻子曰亩此俱死无益也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師旦与兵馬都監馬貴力戰矢尽还坐堂上智高麾兵鼓譟而入師旦大罵曰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大兵且至戮尔无遺類矣智高怒与貴俱見殺師旦死時年四十三賊既去州人為立祠師旦之妻生子救日而避賊弃之草中後三日犹不死取而育之朝廷贈師旦為光祿卿

蘇緘字宜父泉州晉江人也奔進士為南海簿廣州領市舶司每海商至則陵系官府以客禮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則陵系官府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有大商樊氏入見選升階就榻緘捕繫杖之樊氏訴于州、將召緘責以專決罰緘曰主簿虽卑邑官也舶商虽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為專州將慰諭遣之為武陽尉有劇賊黑李二者官莫能捕緘独馳馬追斬之府尹賈昌朝曰儒

者乃尔勇邪累迁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反圍廣州緘蒐部兵募壯勇合數千人赴難委州事于提点刑獄鮑何緘以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南東路都監緘袞賊至邑州金城砦余靖督諸將進戰官軍失利主將陳曉先退坐斬緘貶房州司馬后以著作佐郎監越州稅知崇仁果復供備庫使知廬州坐括斬失火軍士降潭州都監徙知鼎州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王成使知邑州緘伺乃其以書抵

知桂州沈起、不以為意及劉彛代起交人  
果大奔中号八万抵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  
州破邑之四砦緘閉賊旦至嬰城以守州民  
震驚將竄逃者緘曰汝輩逃將安之惟堅壁  
固守以待外援乃坐勝乃出官帑及私財示  
之曰吾兵械已具蓄積不乏今与汝約有一  
人敢出吾当先拏斬之時大校翟績陰欲出  
奔緘斬以徇由是上下听命賊围截城緘日  
夜劳苦士卒禦敵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

勝計于是城中人心益固緘初求救于彛、  
遣都張守節往援守節遲留不即行緘又遣  
人持蠟书告急于提点刑獄宋球以便宜督  
守節兵行守節皇恐逃移屯于大夹嶺回保  
崑崙關猝遇賊一軍皆聚賊百計攻城緘随  
机以应之賊計已尽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  
会有能士攻者教賊囊土数万向城山積頃  
刻高数丈城中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犹领  
傷卒馳騎戰愈厉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



賊手乃還州治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皆自殺藏尸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尸皆不能得乃殺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余積并斂蕪所殺无慮十万余人邕被圍凡四十二日而下无叛者緘憤沈起刘彛致寇又不救患次上疏論之属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異朝廷乃問知烏神宗哀絨死贈奉国軍節度使謚曰忠勇彭汝方字宜老汝斫之弟也以廕補太庙斋

郎后知瞿州時方臘陷歙睦杭而瞿介于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中皆奔潰汝方与郡僚段处约守孤城之陷罵賊而死

唐良臣字唐公潏州安遂人也晚以累奔恩州官為縉云尉方臘起青溪声搖江淮賊犯处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数十人往禦之為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汝輩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于蜀王倫反戮于淮南王則反戮于河北同惡无少長弃市尸為狗

鼠食女輩何敢反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  
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為隕涕良臣  
死年七十二賊平徽宗聞而愍之官其二子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一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從曾祖曰堯俞  
有傅察為人端重有持操舉進士蔡京欲妻  
以子察力拒之為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  
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員外郎宣和七  
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逾盟察至燕山聞幹  
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察曰御舍以出聞  
雖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幹離不領

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虽貴人臣也當以賓礼見何拜為幹离不怒曰汝主失信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和信使往來頃背相信何謂失信太子與盟而動意何所為乎虜左右促使拜白亦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持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幹离不怒曰原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胁我以拜我義不辱

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閔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我親知我死國少解其无窮之悲也左右尽泣既次燕山遂見殺時年三十七閔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蔣與祖之奇之孫也以蔭調饒州司錄事方臘之起放兵四出與祖白郡守糾吏士緝战具盜不敢謀後知陽武縣金人入寇犯京師道出陽武或劝與祖使避之與祖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圖全此吾死所也監兵有與賊通

者斬以徇虜騎來攻吳祖敗之而去明日虜  
益濟師不敵遂死之年四十二贈朝散大夫  
官其二子

張碓字子固邠州宜祿人也奉進士建中靖  
國初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奸退小人進矣能  
放禁錮起老成擢鯁忠息邊事修文德廣言  
路容直諫言皆切至遂坐上書耶甚劉党籍  
宣和中石至京師屬方膺起青後勢張甚碓  
上言此皆王民也但片人擾之尔 陛下

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滯巧供  
上者死務庇抚綏則旬俠之間必可殄滅矣  
宰相王黼怒出為通判杭州緝睦州碓以方  
畧授諸將賊由是遂定歷知坊汾解三州徙  
隆德府金人入寇圍太原碓累言河東天下  
根本安危係焉死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  
不可都矣臣所領隆德城壁百年未嘗修築  
將兵又皆戍邊死以待敵若得秦兵万人足  
以抚賊不然死策矣惟以死報

陛下也書數十上皆不報明年春虜兵至碓  
方率居民士乘城扼守勉以忠義有謀款自  
東城遺圍出且採碓意所嚮者碓怒叱曰碓  
守土城當以死報國頭可斷也腰不可屈也  
城陷犹率中鏖戰遂死之

欽宗贈碓述古殿李士召見其子密抚之曰  
汝父今之遠也歛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尉州府谷人也初淳沉班行人  
无知者後為震威城監押会城主關捩其事

金人陷折代賒石嶺關圍太原凡戍边士卒  
皆入援夏人乘虛入寇河外诸城悉望風褫  
氣逆至震威昭募漢士得銳卒千餘人夜縋  
兵分救隊身先士卒驅中直泊賊軍乱譁  
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多所斬獲震威距  
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诸城既先下賊怒独  
不得昭遂约金人併力來攻将有与昭故人  
者語之曰天下事已失忠安術施昭曰食人  
之禄死人之事女既皆豢偷生不異犬豕尚

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曰大罵矢石乱下賊中散走然賊昼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叔处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中莫不恟惧已而下城坐而听事召诸军议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女等幸先殺我家出血戰勝則迺迂西固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内大夫夫生平事畢矣曰尽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賈宗望毋过前昭呼曰媪我鄉人也吾不歎手办請自入井媪從之而軍士

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曰謂其中曰我身汝輩俱死累矣倘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至府告言我今日事会部落子陽与賊通者告之曰朱昭与其中各殺其妻子将出戰人虽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于城所叔处躍馬出蹶墮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歎生致昭瞑目伏劍死一人敢向者

既知不可得失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  
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  
被閹百日而城陷云

張克戩字德祥耆之曾孫也以蔭為三班借  
職復奉進士知河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  
銜尉寺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中丞嘗  
論蔡京罪由是罷政及宰相修怨于張氏克  
戩遂坐廢踰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  
提奉京畿常平陞辭苗為庫部員外郎出知

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  
、 阨汾二百里虜酋粘罕者遣其部將銀朱  
字華來攻縱四兵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  
戩畢力捍禦晝夕不少鄙以守城功初加直  
秘閣進直虎園闕除右文殿修撰太原陷汾  
益危克戩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  
矣然義不忍負 朝廷辱祖父累子孫不辱  
此城同終始死以明吾節中皆泣對曰公父  
毋也願盡死克戩募士間道走 京師上章

曰自太原失守汝日受攻顧  
陛下哀憐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  
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自太原陷汝拒  
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皆取降  
志克戩臨城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死  
皇曰金人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  
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  
于難者凡八人事聞贈延康殿李士溢曰忠  
確

許潞德順軍人也虜犯涇原許為涇原路第  
八副將時守將皆附賊獨潞久不屈謝病去  
守將惡之傳致其罪下之獄意恻之與俱從  
偽潞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矣終不能受污  
夷狄願爾等負國叛廷大惡天地鬼神所不  
容吾虽死誓不尔貸当求治尔于地下耳申  
愧以其言即見殺

朱友恭西安人也為原第一副將麾下兵  
扞虜華亭殺敗虜會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為



所得渭州守將既從偽以甘言誘友恭不從  
更詆毀之守將不勝忿遂見殺

霍安國失其爵里金人以我除三鎮之約也  
再與兵入寇粘罕破太原至懷州時安國以  
文德殿修撰知懷州乃遣人說渝粘罕令再  
皇帝議將三關四鎮步增幣二百万女說再  
皇帝我且留軍懷澤之間以待安國以粘罕  
之語問不報粘罕大怒曰女南國无信如此  
一任州主患存出戰立乃守城亦乃虜曰夕

攻城不已城陷粘罕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  
者安國曰霍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  
問通林淵寺同對曰某寺與守臣一体皆不  
肯降粘罕抑令拜降安國曰安國是 太宗  
之臣不敢負趙天子即見殺明年贈安國延  
康殿李士

李涓字浩然崇矩之後也以蔭為右班殿直  
召試中書易文階為杭州司錄事遂知崇陽  
縣金人犯京師欽宗以羽檄石天下兵

入援鄂所部驟七崇陽當發三千人涓所募  
挽六百銳然歎奮或謂涓盍徐之以須中集  
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 天子為東南倡  
而所部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私買牛酒激  
犒召令之曰我知力不敵死柰受國恩唯直  
死耳如曹知法乎夫將不死非人自為凡  
分元一生理鈞之一死：則揚名男子不枉  
事也中皆泣即日引而東過蔡虜之遊騎犯  
蔡州涓與戰頗殺其騎涓亦被擒執大呼以

左右負已以戰遂死之士死者什之七朝廷  
錄其忠贈以員外郎官其三子

劉齡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也奉進士調豐城  
尉改隄城令治甚有声王厚帥熙辟狄道令  
提奉陝西平貨司時西字苛州屯兵多竭六  
路轉輸不給齡至延次蕃酋以金帛易粟就  
以贍軍公私便之累擢大中大夫集英殿修  
撰陝西轉運使六路大奉延帥劉法戰沒  
夏人乘勝攻圍震威駘相師事出奇兵敗之

圖遂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疑其詐  
豁謂兵與累年中國尚不能支况小邦乎此  
情實也何疑哉即受其使曰密号以閱

朝廷許其自新而西边以安進徽猷閣待制  
知越州方臘陷杭州抗越阻一水越大震官  
吏多遁去或具舟請行豁曰吾守臣也當身  
城存亡不為動豁乃令富者出財壯者出力  
葺壘練兵馬戰守備賊陷衢婺州至越城下  
豁麾軍出戰賊大敗橫尸滿地自是不敢犯

境温台明亦賴越以全拜直古殿直李士童  
貫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使豁參議軍事以  
接納山後九州之民徇出兩月豁始至而种  
師道軍馬已為虜所潰豁意边報不實見師  
道計事師道曰虜勢尚盛而燕人未有寇者  
恐边臣誕謾誤國計豁曰師出死名必难成  
功即馳白二師請班師既不可則独論列燕  
薊不可得狀後之屯兵置吏貲不訾必重曰  
中國已而边果不實遂班師次莫州会虜主

東坡志林 卷五 平燕

死郭藥師以涿州來附 朝廷促進兵韜執  
前議不可移知真定府金人以燕灼于吾名  
韜灼京師郭藥師入朝韜曰藥師叛虜也謂  
宜賜第厚廩田之不報以显謨闕李士知建  
州改福州進延康殿李士始韜過 闕或謂  
韜御史中丞有所請遂諾朕提奉鴻慶宮未  
或知荆南府河北盜起命韜師真定韜至境  
盜悉平郭藥師請馬益其軍韜曰空內郡馬  
付一降虜非計也時金人請入寇韜密治城

守以虞變虜長馳响京師朝廷議和令諸郡  
以公私金帛犒虜韜不可虜引兵圍城治梯  
冲示欲攻擊韜以強弩射之虜遂退拜資政  
殿士韜積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初虜圍京師  
既而遠城下之盟虜既退而援兵至用事者  
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道而北蓋將北  
揖燕薊西解太原之圍韜以亟戰怒敵為非  
既而种師中姚古悉出戰過敵而潰  
欽宗急于解圍拜韜河北河東宣抚使太原

陷以鞫為宣撫使俄名入覲時虜已度河遊  
騎泊城鞫以謂城大難守兵弱難戰不若遣  
援師以紓前日之急徐為後圖乃除京城四  
壁守禦使宰相以鞫嘗言不可輕戰鎬五官  
蒞職官祠已而京師陷

欽宗出郊虜問其名必欵乃之宰相始遣鞫  
往虜命其僕射韓正館之正謂鞫曰國相知  
君名今欵用君矣鞫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  
為也正又謂鞫曰車駕再出郊軍中議立異

姓今已革命則兵連村結不若北去求富貴  
死徒死鞫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婦召其親信  
鞫曰國破主遷乃欵用我、當以死報國耳  
取紙片書之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  
為可用夫正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嬪之道  
此予所以必死也付其 持刃報諸子即沐  
浴更衣酌卮酒以條自縊死燕人嘆其忠相  
并敢于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金人北去始就

殮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視者異焉 朝廷  
褒其忠盡復旧官職仍贈資政殿大李士翰  
為人莊重寬厚在陝西虽為童貫所知與其  
軍事而能死于国難议者不以前失所從掩  
其忠子羽子翼者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為  
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錄濟南府教授除太李  
博士蔡京復当国老而耄事一出于子僚少  
宰李邦彥歎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去就之义当决之予上前詎可奄  
以病退哉靖康初為太常博士金人犯京  
師欽宗割三鎮以和既而入賦以瀆三鎮  
以若水為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粘罕于  
太原粘罕遣王訥与偕來十一月还朝間二  
日虜騎南牧遣馮澥遣使于虜若水副之至  
中年会守河兵乱相驚以虜至左右駭碩謀  
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成卒宵潰必不可效  
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

言虜旦寇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  
城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  
州遇金人館伴刘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  
以河為界回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閱取  
遺瀋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  
後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  
王出沒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粘  
罕自冒矢石普攻甚急城陷虜名若水  
出見之二酋曰今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

城中笑遂入見

欽宗時独何桌孫傳梅執礼秦松并官者教  
人在左右若人其傳虜人語乃遣虜桌行明  
日又命濟王及陳过庭偕往桌还言二師請  
道君相見

欽宗曰朕当自往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  
哉明日欽宗幸虜营留三日而还推礼部  
尚書若水力辞乃改吏部侍郎兼权开封府  
尹二年虜遣使以书来言曰農務方具将刈

矣徽号事当面议请 皇帝出郊遂以明日  
出若水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若  
水忿怒持 欽宗而泣曰

陛下不可易服虜命救人曳以去復大呼曰  
吾華夏直玉狗輩敢死礼耶虜擊之几死遂  
掖至青城門廡下蕭太師者救来劝勉曰事  
已耳终死可奈何曷若順從国之意乎若水  
泣曰天无二日若水字有二主哉其僕隸亦  
来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无弟中奈何若

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死二吾终不復顾家  
矣虽然吾親老女若灼勿遽言恐傷吾親意  
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国又旬日粘罕召若  
水议立異姓若水曰 道君皇帝為生灵計  
罪已内禪 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  
輕议廢立粘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為无過若  
水曰若以失信為过則汝乃失信之尤者乃  
歷數其过曰汝伐人之国不務全安生民徒  
掠金帛子女以自豐律為豐豕長蛇黷貨无



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  
顧罵益甚至却炫側謂其下謝字曰我為國  
死賊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為公釋此人  
耳使灼公能從我乎若水復罵不已遂見殺  
年三十五建炎初詔褒其死節贈觀文殿學  
士謚曰忠愍若水臨死為歌詩一首其卒章  
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  
何憾人閱而悲之若水初名若水  
欽宗賜以令名元子以尼之子為後云臣

侂曰若水之忠節凜如北而或者以勸而  
欽宗出却為其疵病此身唐廵遠守睢陽而  
罪其分城而守者亦何以異臣于若水非敢  
必其死此也置而弗錄者蓋欲全其名而重  
其死尔然則欽宗之出却是豈若水之心  
哉春秋為矣者諱故于若水者亦云  
吳革字人夫廷祚七世孫也金人犯京師革  
自關中帥師勤王度河北去分兵圍遼州革  
以所部解圍太原陷革以關門宣贊舍人使

粘軍宰計議軍事革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  
直粘罕媿服使還

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北人有吞箭  
之誓寇必矣乞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遂

革使陝西召兵逸出城虜騎已過會南道軍  
馬至遂同總管張升夜固苗革為統制革屢  
乞出城下砦使虜騎不敢近且通東南道踏  
文密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為正  
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

勝欽宗不能用也虜騎登城革率兵策應手  
射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 欽宗有

詔出却嘆曰天 文帝坐甚傾大駕其可出  
乎乃見何鼎曰大駕若出必墮虜計鼎不听

既而 欽宗出却人請于孫傳張升夜救困  
事列軍前計議革言三事一 車駕還內二

酋虜殉國王革死前不報及 徽宗妃后王

姬宮殞及出城革白孫傳曰 道君業已出

乞力苗 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

頓首言 二帝出却未必回顧

殿下堅避以固國本傳曰何辭以扼之革為  
晝計乃于啟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  
于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  
廉王為兵馬大元帥遣人以蠟彈由間道告  
急于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推兵近城內外相  
應夾攻賊砦圍迂 二帝復迂居同文館附  
者益中多兩河忠勇之士既而傳及牀夜皆  
赴軍前虜人立張邦昌之议益急革欲誅范

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期以三月八日內  
外合軍部勒既定頃以癸前二日有班直甲  
士數百人排圍至革寢曰邦昌以七月受冊  
請起事革以巾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  
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遣人招革入  
帳下詐若與同謀者革遂見殺革就死變色  
不變極口詆罵凜然不屈革資忠勇天文地  
理人事兵机死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  
為出涕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二

循吏傳九十五

自唐季以來王政不綱天下以爭戰為事五代之際民失耕桑之業天既厭之矣

藝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即位以來勸農之詔屢下由是斯民具然而有樂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風太宗繼承守而勿失真宗仁宗德澤深厚于斯時也吏皆以平易近民為政招懷流六尊達溝洫趙尚

寬高賦治有異效最先褒寵以風天下至熙  
寧中 神宗首意民事興農田水利使者四  
出冠蓋相望而爭以功利進較其績效非若  
尚寬輦收、愛民勞而不倦之為愈也噫以  
功利為愛者其德淺以道德為養者其澤深  
國家治尚忠厚庶平之吏代不乏人今獨據  
其以循吏稱著于篇

程羽字仲遠深州陸澤人也少好拳拳進士  
為揚谷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三縣令有善政  
擢著作郎出知興州改興元府

太宗為開封尹以羽為判官

太宗即位拜

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几出知成都府為政寬  
簡蜀人 之以兵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三  
贈礼部尚書羽性淳厚蒞事循謹 太宗稱  
其長者曾孫珣、字伯温朝廷錄羽後以為  
社郊齊郎嘗知襄 磁漢四州為政尚慈恕  
積还至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子顯頤見儒  
拳傳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也奉進士不中樂  
元福為原州刺史父為陳州防禦使明皆在  
幕下元福嗜殺明勸之以寬多所全宥元福  
領建雄軍節度使移鎮陝州以明為掌書記  
歷清平鄆陵二縣令明在鄆陵公庶愛民  
親法禁尚寬吏多愛民賂遺步時皆有常教  
民亦習之莫或知其非也明為令以故事有  
所獻饋明曰令不用尔可人致教束薪芻水  
際今次乃之民不論其意乃數十万明取以

築堤道由是民无水患久之名為左拾遺迁  
右補闕出為荆湖轉運使 王師征嶺南明  
為隨軍轉運以功擢秘書少監廣南轉運使  
王師征江南以明為黃州刺史江南平以明  
知洪州

太宗即位名為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 詔  
分三司各舍遂以明為鹽鐵使迁給事中改  
光州刺史知并州即拜為禮部侍郎知真慶  
府召还卒年七十二

陳靖字道卿吳化軍莆田人也陳洪進納土  
遺靖至京師授陽翟簿稍遷直史館遷太常  
博士時

太宗務農事令有司設均田之法靖以為其  
法未可率行且請以樞密使三司使為租庸  
使或蕪屯田制置之名仍擇三司判官或朝  
官知事者二人副之始于兩京東西千里檢  
責荒田及逃田而官籍之募人佃耕其室戶  
耕牛農具谷種清州郡斤賣減罰死用之招

使營辦之不足則給以庫帑其所耕也定為  
十分從置制所給印紙合州縣功農分穀最  
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步得課三分二步六分  
三步九分為下最一步四分二步七分三步  
十分為中最一步九分未及三步盈十分為  
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  
選招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最而行  
功罪候數步盡罷官在田屯田悉以賦民然  
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法

以頒行四方

太宗曰秦滅井田徑界廢而燕并之民起至  
今使貧富不均而天下困朕欲復古而未能  
也前言此利害者中矣惟靖所言與朕意合  
下其議三司以靖為京西勸農使而監鉄使  
陳恕與靖議不同罷之出知婺州及至

真宗即復列前兩論功農事上之又言國家  
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倘食不足則誤大事  
請自京東西或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

殿最州縣官吏妄可減省江淮漕百余万靖  
復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賜爵立  
位保以檢察奸盜籍遊逸之民而役作之議  
下三司卒不果行為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  
賦于民者九十七事号曰汭納國朝目之而  
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 詔為罷其尤最  
者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蘇越建泉等州官  
至左諫議大夫以秘本監致仕卒年七十八  
靖好孝頗通古今利害事在



太宗 真宗朝多建言于農事為尤詳然當時以為泥古難尽行也

薛顏字彥回河中万全人也奉三礼及第為嘉州司戶參軍端拱初知云安軍

真宗即位知渝閬二州代丁謂為陝路轉運使始孟氏掘蜀徙夔州于山東掘險以抗王師而民不以為便顏為復其故城用民便之徙廣南河東陝西踞浮橋安為河水所敗顏即北岸疏上流為支渠以順水怒又以溉

其下芻鹵之田而民利之坊州募人鍊凡而其後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而不能償者顏以為罷坊凡則晉凡當大售乃奏罷之已而果然徙河北歷知河陽楊杭徐三州又知江寧河南府累迁至給事中徙應天府又徙耀州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年七十三

邵暉字日華其先京兆人也家于桂陽奉進士為邵陽簿運州錄事參軍州將楊全誣部民十三人為劫盜收寘之死暉察其枉不肯

出牘白全願劾實再繫獄按驗乃實民由是  
獲免全坐廢暉代引對

太宗謂曰尔能活吾平深可嘉也賜帑五万  
命使廣南採訪刑獄累迁工部員外郎為淮  
南轉運使又使交趾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  
為四圍以進坐所奉非其免官大中祥符初  
起知兗州又為江浙荆湖轉運使改右諫議  
大夫知廣州城瀕海每船及岸常苦颶風暉  
鑿內壕通舟颶不為害及平廣懷其惠多酒

泣者方暉之病也 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  
卿南歛州人志良吏也廣南計口買鹽人以  
為害世卿奏免之于是廣人歌曰卻父除我  
二苦世卿官至秘書少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也嘗奉進士不中  
補三班奉職稍迁閔門祗候為益彭簡等州  
巡檢使荆湖提点刑獄辰州溪洞蠻寇边以  
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駟路賊不乃通方道  
公又修新吳砦鑿井通泉而便民徙渭州又

徙鎮戎軍蠻復寇邊為辰澧鼎州緣邊巡檢  
安撫使諭蠻首以禍福使修貢仍令還所掠  
民論遣官與之盟刻石于境上天禧中為江  
淮發運副使居二步增米八十万復置鹽場  
于杭秀海三州步增鹽一百五十万疏五渠  
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万開長芦西河  
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堤二百里  
旁錮以巨石為十閘以泄橫流又修復泰州  
捍海堰曰禽蕪叔知秦州堰城復逋戶三千  
六百民為立生祠累遷東上閔門使歷知秦  
滄瀛州拜乾州刺史再知滄州徙穎州卒年  
七十五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仕周為  
兗州節度判官方慕容彥超反周度責以大  
義為其所殺立奉進士為果州團練推官有  
軍三人僱舟載官物而斂中州將重致之法  
立察其情以為辜止杖奏閔代還知臨清縣  
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溉民田數千頃閔曰大

水塘壞立師二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決嘗  
知江陰軍開寅河六十里以通舟楫人以為  
便又知兗州步大歉募人出谷數十萬石以  
賑救之故境內无有流民積官至給事中知  
濠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喜  
論事方 朝廷講禮文之事士大夫爭獻賢  
頌立 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无為有烈風  
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  
士上雲踏草木禽虫諸物之常瑞何足為洽

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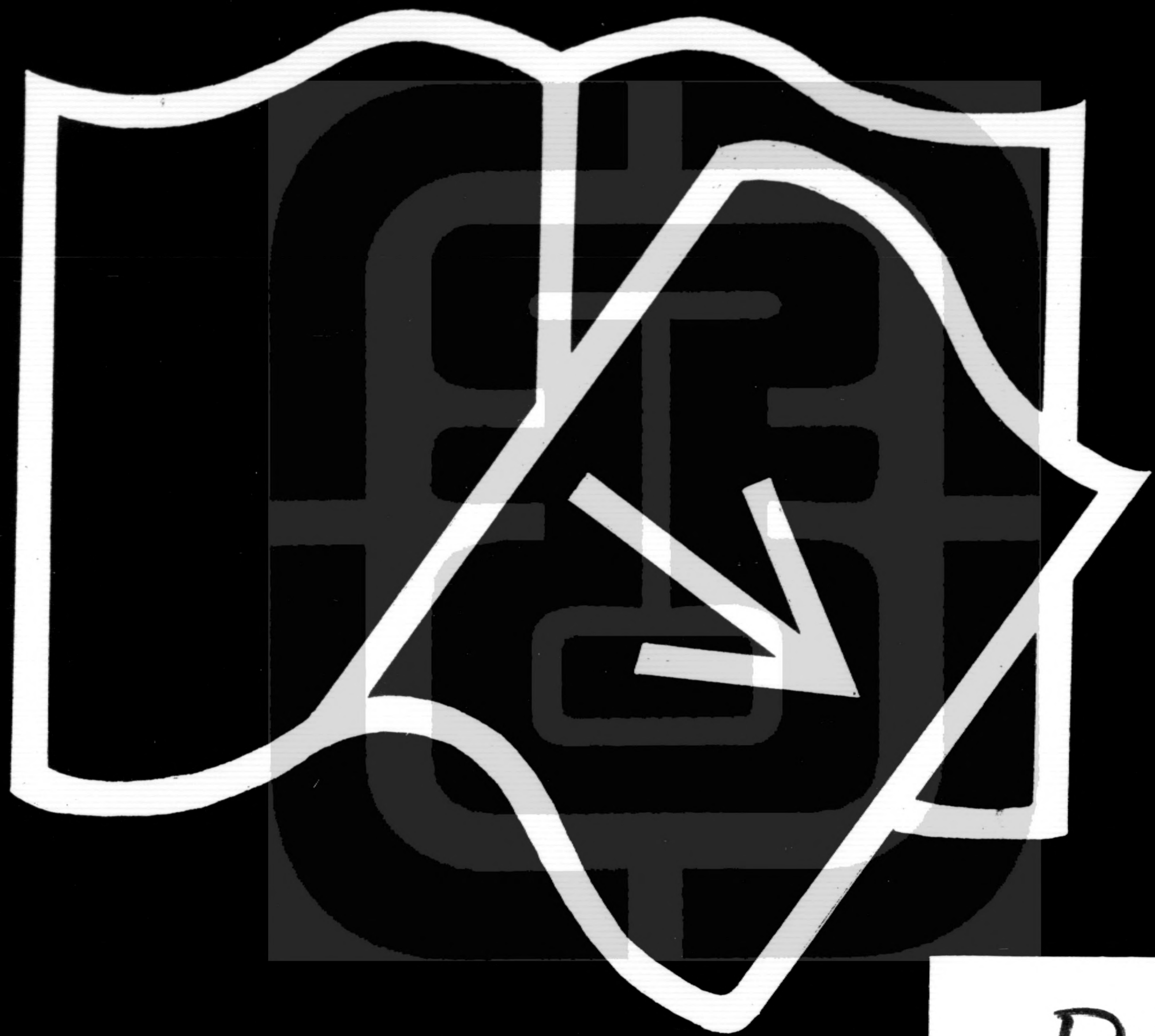
真宗 仁宗前後凡上四十余事多見施為  
月云

趙尚寬字濟之安仁之子初補秘出省正字  
嘗知忠州以改課第一知唐州時諷者言唐  
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請廢為縣 朝廷  
下其說尚寬非之乃按視圖記得名信臣故  
迹益發卒獲三大陂一大渠皆溉曰万余頃  
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

民來者云集尚寬復清以荒田計口授之汲  
貸民官不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  
戶万余尚寬勤于農政治有異苛之效

仁宗閱而嘉之下詔褒焉仍賜秩進金再田  
尚寬在唐民昼像祠之始王安石作新田詩  
以美之其詞曰離々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  
初灌莽千里其南皆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投  
十百來其來僕々鋌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  
不飢步仍大熟飽及鷄鶩就舡舡車四鄰出

穀今遊者歎者止者苗者維昔牧我不如今  
候々來遠野不有覩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候  
其來矣三步于茲誰能止候我往來之後蘇  
軾自蜀之京師道過唐公為作新渠詩五章  
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々溢來其野至于  
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  
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々如赴如湊  
如云斯積如屋斯涵嗟唐之人始就杭稔新  
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媪姑或走而顛王俞



原件短缺

P11

趙侯者我新民死与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  
民尔既来止其肉尔邑告尔鄰里良田千万  
尔择尔取尔耕尔食遂为尔有築室于唐孔  
碩且堅生為唐民飽鬻与饘死美于唐祭有  
鷄豚 天子有命我惟尔去尚寬既去高賦  
繼為守此被褒詔 朝廷推原初乃復進尚  
寬一官以直龙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  
以卒 詔賜帑五十万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也父尹右衛將軍賦以

父任為右班殿直復奉進士改奉礼郎迁太  
常博士累至太常少卿迁光祿卿特拜秘書  
監加直龙圖閣進集賢院奉士歷知真定縣  
通判劍州成德軍邠州石州知慶成軍衢唐  
滄澗蔡庐鄆七州提点陝西河東踏刑獄同  
判太常寺最後守鄆丐間提奉崇福宮清老  
以通议大夫致仕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  
十余家世蓄蠱毒与人忿争輒毒之賦守衛  
命擒捕伏辜者数人蠱毒遂絕其守唐也賦

以唐士曠民寡稅入至薄乃取國籍攷之自  
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  
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  
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  
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死異募兩河流  
徙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增戶萬一千三百  
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  
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步益稅二萬二千二百  
五十七作陂堰四百十四 詔曰郟杜南陽

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懷怡飢流  
墾闢荒梗繕修陂竭績效具招前人之良何  
以違此賦再治唐凡五步與前守趙尚寬皆  
蒙褒詔賦自直充國闕亟集吏院李士憲以  
墾闢之功也賦嘗言二府大臣或儻舍委巷  
散處京城間有第宅必公私非便做前代丞  
相府于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  
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及獄訟使民不  
冤今諸路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賦益



兵甲而刑土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為  
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事多  
施行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賦為人剛戾內  
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化之衢唐二郡  
民為立生祠云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也奉進士為錢塘尉又  
為郟陽四會令悉意民事遵讀律知法擢大  
理寺詳斷官知長吳縣令縣有水災民多流  
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終以死患益興水利溉

田其博邑人載其便利刻于碑為審刑獄詳  
議官選知宿州徙登州有嬾人阿云謀殺夫  
而自呈者遵按法曰犯殺復而自首者乃免  
所曰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勒有曰疑被執  
招承減等之制耶以按狀閱于朝其意以  
謀殺為之曰所曰乃首合從原減今若塞其  
首原之跡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事下  
百官議而王安石力主遵說時論莫能奪尋  
判大理寺熙熙字間出知壽州未几再判大

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奉崇福宮尋致仕卒  
年八十一

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寿光人也從父宗道  
仁宗朝參知政事始居亳後徙宮師有開事  
親以孝聞好礼樂通左氏春秋以從宗道息  
授秘書郎知常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  
開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去來曰遁去知確  
山縣自治一人姓熊撼邑事者具遂死事具  
慶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有

開有古循吏風荐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  
几十人有開曰欬毒人裏謀之可矣安石若  
是中者訊之果証時方旱獄決而兩知南康  
軍時熙寧行新法代新迂宰相王安石問江  
南新法何如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其在  
元日也安石不悅除通判杭州後知冀州河  
決小河吳水不至城下教里有開議增築護  
城隄人皆謂初死水患何以勞役為有開曰  
當備未然水至而民不病計之上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州以死患 朝廷遣  
使安撫河北冀州遮民使者言有開治效擢  
拜膳部郎中以事免起知信陽軍復知冀州  
卒年七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二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三

儒學傳九十六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而帝天下大業初基日  
不暇給即位之始首幸國學謁款先聖加飾  
祠宇親製文贊尊師重道如恐勿及儒學復  
振實自此始至于

真宗幸曲阜奠先聖孔子謂近臣曰唐明皇  
褒先聖為王朕欲加謚為帝可乎或言尼父  
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号遂增占

至聖之名方是時儒奉之臣講論經義奉校之士挾策受業文治粲然虽漢唐之盛未之閱也慶曆中

仁宗銳意于治乃下詔郡縣修奉政于是天下奉士靡然嚮風良由上之所以劝善明是以化行而倍美比隆三代其庶几乎

神宗尊六經以作人材崇三舍以具庠序自是以來文奉之士咸精于勤煥乎其可述者也若夫大而卿相師傅以儒效見之行事者自如本傳次而專誦習以文友者教士大夫者則具之于此焉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奉三礼善礼奉通經旨漢乾佑中為国子礼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显德中迁国子司業兼太常博士

世宗将禘于太庙言者以宗庙无祧主不当行且言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時移節变孝子感而思親故荐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經也非谓宗庙備与未備

也然

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  
回取之禮圖再加考正云 國初上之未几  
崇義卒三禮圖遂行于世崇義為李官掌禮  
儀世推其該瞻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小  
李通九經七步奉童工漢湘陰公鎮徐州辟  
為從事具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

太祖召為周易博士 國初與監察御史符  
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遂不仕

太宗問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  
字出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讀語問配  
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曰  
培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  
後數月故人改葬但衣衾而已忠恕所定  
古文尚書並釋文並行于世

王昭素開封酸枣人也少篤孝有志行鄉人  
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 為之辨折死

不敬伏昭素博九經及著易論三十三篇  
太祖召俞講易曰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  
死隱 太祖召俞講文治問世養身之術昭  
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太祖  
重其言昼于屏風間拜國子博士後卒于家  
年八十九參知政事李穆而下有問于時皆  
其門人也子仁著六有潛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也以九經及第為  
國子周易博士迂禮記博士使高麗王治問  
禮維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為對  
治大悅稱之曰吾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累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蚕以利國焉系  
史奏曰

陛下降明詔有事于籍田而禁蚕之制又下  
豈不相戾哉繼復上疏曰周禮夏官司馬職  
禁原蚕者為傷馬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  
享先蚕為馬祈福謂之馬祖謂蚕初福為之  
先蚕是蚕與馬同其類爾蚕重則馬損氣感

之然臣謂依周禮禁原蚕為當大原是其言  
拜國子祭酒卒年六十曰維儒者為人踈競  
宣庶退之風嘗校定五經疏義臨終以未畢  
而為恨云

李燾字仲明青州益郡人也奉九經起家為  
將作監丞通判建州遷知泗州轉秘書丞孔  
維荐燾奉行迂禮記博士嘗使交州其酋長  
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州人乍歷之豈不仙  
乎燾曰國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  
亦有險固此一云何足云哉使迂還國子博  
士

太宗幸國子監顧見講坐左右言燾方聚徒  
講去曰而矣 太宗即位令燾對御講燾曰  
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 太宗令  
有司張帝幕設別坐 詔燾講易之泰卦燾  
回述天地感通君臣相立之旨 太宗甚加  
直史館命燾詳校群經及春秋正義改判國  
子監迂司門員外郎卒年四十六燾性強毅

而聰敏教上士言時事述春馬漕運屯田三  
事甚詳備身為

太宗所喜獎又嘗效韓愈毛穎傳作竹穎者  
謂矢也而笑

崔頤正開封雍丘人也與弟偃佺並奉進士  
頤正為高密尉孔維荐其名以為國子直講  
崔頤正為五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尚多訛謬  
博士杜鎬直講頤正孫爽皆博貫九經請令  
刊正 太宗從之咸平初 真宗召頤正日

赴御出院說尚士五十卷以老致仕仍充直  
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偃佺自連  
江尉李至奏為直講

太宗嘗問四皓中一先生或言性用字加撇  
或方加点果何如偃佺曰昔秦時程邈纂隸  
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  
刀下用為權音兩点不用為鹿音用上一撇  
一点俱不成字 太宗然之其後 真宗幸

國子監召偃佺說尚士 真宗其善之卒年



七十九嘗纂帝王手鑑十卷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也蓋孔子四十四  
世孔子生鯉、生伋、生白、生求、生箕  
、生穿、生澹、生鮒以弟子襄為嗣值秦  
難藏其家出于屋壁襄生忠、生武、生延  
年及安國延年生霸号襄成君霸生福、生  
居居生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  
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生損棗爵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睢嗣睢卒子元嗣元子以

弟之子羨棗爵魏時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時  
徙封奉圣亭侯震生嶷、生抚、生穀、生  
鮮宋時棗封奉圣侯鮮生乘後魏封為為崇  
圣大夫乘生灵珍、棗爵改封崇圣侯灵  
珍生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圣侯後周  
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棗封渠生長孫隋  
封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圣侯嗣哲  
生德倫唐封褒圣侯德倫生崇基棗爵崇基  
生遂之明皇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

聖侯遂之袞文宣公遂之生萱袞封萱生齊  
卿、生惟防、生榮自遂之至榮五世  
並袞封文宣公榮生根、生昭儉自榮至昭  
儉三世步給封絹以供祀享昭儉生光嗣、  
生仁尚後唐時袞文宣公至周也為曲阜  
令宜仁王子也乾德中詣闕上表述其家世  
詔以為曲阜令袞封文宣公未几通判密州  
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徙巨馬河溺死年四  
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為曲阜薄改曲

阜令袞封文宣公 詔轉運使兗州長吏待  
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 真宗東  
封太山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  
林觀其墓加孔子為之聖文宣王追封孔  
子父卅梁紇齊國公毋類氏魯國夫人妻上  
官氏鄆國夫人擢聖佑為奉禮郎袞封文宣  
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卒以宗愿袞封知  
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 仁宗封  
孔子後為衍聖公 哲宗時改為奉聖公

徽宗時復以為衍圣公云 臣侂曰司馬迂  
叙孔子世家正十余世孔宜圣人之後也乃  
其譜系參以旧史述歷代紹袞褒崇之典詳  
具備焉斯所謂能世其家者哉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也師事陳搏而傳其易  
李少豪放李進士調海州理掾修恃才嘗忤  
監群者由是招抚其罪坐削籍潁池州遇赦  
叙潁州文李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初  
丁謂與修有布衣旧修每輕之謂既显官而

修尚未仕相遇于漢上一揖而去謂銜之

真宗嘗問侍臣穆修有文公卿何以不荐謂  
对曰修行不逮文乃已修老而益貧家有唐  
韓柳集鏤板鬻于京師有儒生教輩輒閱修  
謂曰先輩能謂讀乃一篇當以一秩為贈自  
是經年无售者明遺初修卒年五十四識者  
哀怜之方是時李者從事声律未知為古文  
修首為之倡其後尹乃源與其弟洙始從之  
李古文又傳其春秋李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也倜儻不群師事穆  
修奔進士為孟州司戶參軍共成令時邵雍  
築室蘇門山百丈源之上布衣蔬食之才問  
雍若志好李自造其庐問雍曰子何所李雍  
曰為科李進取之李之才曰科李之外有義  
理之李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  
物理之外有性命之李子知之乎雍曰未也  
願受教于是雍傳其李之才後為殿中丞僉  
士澤州判官以卒澤人劉義叟晚其出門受

歷法亦為名士易李唯雍乃之初華山陳搏  
讀易以教李授穆修、授之才、授雍以  
象教授种放、授許堅、授范諤昌云陸庐  
江人也

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  
之南鄉警悟強記以李行知名奔進士歷連  
澗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江安寧化二  
縣提点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  
就詢其故对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

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絃至邑以所閱荐  
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慶曆間范  
仲淹奉經行可為師表未久及用而卒年五  
十一殆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長母  
氏則抑情忍哀不歆傷其意毋異之謂族人  
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志如母之言其  
于昆弟有篤志受執毋喪倚庐三席薪枕塊  
虽疾病不飲酒肉食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  
隄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堯卿為人簡重不校

有慢已者必厚為礼心愧之居官祿虽薄必  
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孝不感傳注問  
辨思索以通期其本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死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灼而見毛鄭之得  
失日毛之傳歎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  
之也箋歎詳或遠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  
是可以死去取乎其本春秋由左氏記之詳  
約經之所以本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

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取讀莊周孟軻氏之  
書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窮理則好惡不謬于  
聖人孟軻是已蓋蓋善信未至于已  
之性能盡之已性則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  
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  
以不可得而悶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于辭命則  
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于不  
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堯卿長于毛鄭詩

左氏春秋烏二十卷詩春秋說三十卷

伐顏氏字仲顏永康人也奉進士為清河簿  
不赴退居青城山川著述為樂積迂太常丞  
致仕田泥自蜀不朝復以淵所著周易旨要  
二十卷上之朝廷優轉祠部員外郎然不樂  
仕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也瑗為人師言行  
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厉而頑傲者  
昔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自景祐明

道以來李者有師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  
布衣召見論拜李校書郎嘗為湖州李官慶  
歷四年建太李于京師請下湖州取瑗教李  
之法以為則召為王宮教授以疾免以而已  
太子中允致仕皇佑中召至京師以步余  
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  
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待制已而有以病  
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改仕東叟之日太李  
之諸生與矣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踞  
人嗟嘆以為榮卒年七十瑗所設樂多變古  
法其樂制一以黍之廣為公分以制尺其律  
徑三分四厘六毫四茲其圍十分三厘九毫  
三絲其聲比旧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一  
以廣鐘為率焉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也少李進士不中  
居太山之陽李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感傳注  
不為曲說以亂經其書簡易于諸侯大夫功  
罪以故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

九經之孝義為多魯孝者自石介而下皆以  
弟子爭之復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迪將  
以弟子妻之復疑焉介與群弟子進白公卿  
不下士久矣今丞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  
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回以成丞相  
之言于是乃許孔輔道為人剛直屢重閱復  
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魯人由是始  
識師弟子之禮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經術  
宜在 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徐州  
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其家得書有復姓名  
坐貶虔州商稅徒監泗水稅又徙知長水縣  
僉書應天判官判陵州翰林孝士趙鼎等上  
言孫復行為世法徑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  
乃復以直講居三歲而卒年六十六 仁宗  
命其門人祖无擇就其家錄其書十有五篇  
藏于秘閣云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世為農家奉進  
士甲科為瑯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



史臺辟主簿未至以尚書論赦罷不召秩滿  
為鎮南軍掌書記嘉州軍事推官內外艰去  
之官垢面跣足躬耕祖徠之下葬五世之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  
討元昊久无功海內重困

仁宗奮然以息歆振起威德宰相呂夷簡以  
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為相  
賈昌期參知政事用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  
韓琦富弼樞密副使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

同時為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  
曰此盛德事也雅頌吾賊其可已乎乃作慶  
曆圣德詩其詞曰于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帛  
虓與徐出闡闔晨坐太極昼闔闔躬攬英才  
手鋤奸孽大声泚、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  
雷之發昆虫躡躅怪妖藏滅同以道天地嘉  
吉初聞 皇帝戚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  
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族疇重微密  
君相予久予嘉乃績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

朝儒者李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  
相庶績成秩惟汝仲淹誠予察。太后垂  
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截業為予司諫  
正予門闥為予京兆全于逸說賊叛于夏汝  
佳式過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于  
士卒予問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慰  
悅弼每見予死有私謁以道弼予輔言深切  
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  
從周步忠力僅渴契丹忘義梃杙饗滿敢悔  
大困其辭慢悖弼將于命百畏不悞卒復旧  
好民乃食褐沙靖万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  
霜剝風烈規弼之心煉金煨鉄寃名大官以  
酌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  
一高天實賴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死瘡  
札曰行汝來予之黃顏事予二紀毛秃齒豁  
心如一兮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毋廢予  
早識琦。有竒骨其器魁樞豈視居楔其人  
澤璞不施剗剗可厲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

行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獻言論礫礪  
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文臣亟  
遭卑黜万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捕  
予闕素相之含忠履昔為御史几叩予榻至  
今諫疏在予廂匣囊虽小名官閔予徹亦嘗  
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尚修俦匹並為諫  
官正色在列予暹汝言无鉗舌

皇帝聖明忠邪辨別奉擢俊良掃除妖魅申  
矣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  
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諍維惟予紀結左右正  
人无有邪擊予望太平日不踰浹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至  
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权恭已  
南面退奸進矣知矣弗易非明弗得去邪雅  
難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忒既明且斷  
惟帝之德群下跼蹐重足屏息交相語曰惟  
正惟直毋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  
玉失躬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誦

修豆戢四夷走馬墜燈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 修貢永為屬國 皇帝一奉

群臣揖烏渚侯畏烏四夷服烏臣願

皇帝壽千萬烏詩出孫復謂介曰予禍始于

此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孥以師道自居

弟子從之者甚中太孥之與自介如直講歲

余用杜衍荐拜太子中允又用韓琦荐乃集

矣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介既卒夏竦以

以竒禍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

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

仁宗察其誣得不發介所著文章其 佛老

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其戒奸宦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四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四

儒學傳九十七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也以文章知名通經術  
四方從李者常數百人素不喜孟子以為孔  
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  
得其一曰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  
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泰伯有富  
國強兵之李著禮論易論明堂書行于世以  
海門簿名赴太李說書以卒其所為文十七

卷号退居類藁嘗自述曰天將受我與所為  
固未足也不然斯之不足以藉手見古人矣  
時以其言為然

蘓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數奉進士矣良  
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  
歐陽修得洵文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  
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文獻諸朝公卿士大  
夫爭傳之其二子同奉進士登制科一日父  
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蘓氏文章遂炫天下一

時奉者皆尊其矣奉其奉以為文法以其父  
子俱知名号为老蘓修既尚其文得名誠而  
洵不就除誠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始盛歐陽  
修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洵洵曰吾  
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乃  
作辨奸一篇其文曰事有必理有固然惟  
天不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澗  
而風人知之人及之推移理勢之相回其  
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

之事而矣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芻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死遺累矣自今而言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毋物沉使旨死 惠帝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芻杞之敗固足以敗國而不孝死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 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

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孟者之言身履夷奔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与人異趣是王衍芻杞而為一人也其材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芻之衣食犬彘之食 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解不為大奸慝豎 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

名而濟之未形之患虽有願治之王好矣之  
相犹拳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不然而可疑  
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死

之功使斯人而不可也則吾言為過而斯  
人有不遇之嘆孰交衬之至于此哉不然天  
下将被其衬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  
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洵既命以官会太常  
修纂建隆以來礼志乃以為文安蒲与垣城  
令姚闢同修太常因華礼 仁宗山陵事從

其厚公私騷然洵言于韩琦田華元厚葬其  
君、子以為不臣于其取厚葬之名冒若建  
蒲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德下以紆百姓目前之患由以  
解華元不臣之識琦謝之為省其過甚者礼  
志既成未執而洵卒年五十八

英宗閱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  
卷詩法 卷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洵  
而不明者諸偶以附会之說乱之也去之則



聖人以之旨見矣作易傳本未成而卒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也惇行孝友質直  
平恕造次必習孔孟所為而不為小蘆曲謹  
以求名譽于世嘗奔進士中第為術真簿于  
是有所不合稱疾自免久之不肯仕在廷多  
荐之者俞知南頓縣令卒年四十二有文集  
二十卷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鞏與為深交  
而時之士亦以為雖漢之儒林不能过于此  
也

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名惇室始以廕  
為將作監主簿詞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囚  
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知之敦頤爭不勝捉  
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我不為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死後為通州  
永州用呂公著荐推廣南東路轉運通判移  
提州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且剡上南康印  
分司馬京敦頤酷愛庐阜買田其旁築室以  
居号曰濂溪卒年五十七敦頤倡明道、李

程瑄嘗與為友瑄之二子顥頤敦頤論道遂  
厭科奉之業慨然有奉道之志敦頤嘗著通  
書行于世子壽為室文闕待制也

張載字子原長安人也奉古力行篤志好奉  
為閩中士所宗世所謂橫渠者也小時喜談  
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可奉何事于兵曰勸奉中庸載感  
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死不讀與程顥  
頤講奉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云若令呂

公著言載與弟戩有古奉

神宗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為政不以三代為  
法者終苟道也除崇文檢書他日見王安石  
問以新政所安答曰公與人為善則人將以  
善徇公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命教矣以  
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道  
其大意以為知人而不知天為矣人而不為  
圣人自秦漢以降奉之大教也故其奉尊禮  
貴德安命樂天時有以為難者載持其論不

變也從其奪者皆備弟子之禮其家昏喪  
祭用率先王之意踰以今禮行之名還同知  
太常禮院設禮于有司又不合復以疾請吻  
道病卒其門人歎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設質  
諸程顥以問司馬光、以出復顥曰子厚平  
生用心歎率令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郊  
特牲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謚爵謂大夫以上  
也核子記禮所由天以謂士之有誄自果父  
賁始子厚官此諸侯之大夫則宣謚矣然公

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  
其師乎孔子之設哀公誄之不問弟子復為  
之謚也今諸君歆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  
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之  
孟貞曜為比其專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此乎  
惟伯淳折衷之載著正蒙一出行于世弟戩  
戩字天祺少孤質惟莊重奔進士為闕卿簿  
知金堂縣誠心受人既去而人熙宇初以太

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務引大体不奉苛細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會公亮陳升之趙旅依違不能據正及韓絳代升之頃條例司戩上言絳在右徇從安石身為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詣自幕官擢臺職

陛下惟安石自信今論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此繼、其來芽漸盛臣豈敢愛生而不言哉又言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奸言附會安石感悟

聖德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諸中爭之声色甚厉曾公亮俛首不答王安石以扇掩面而咲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參政所咲然天下之人咲參政者亦不少矣遂稱疾家居待罪出知公安縣監鳳翔府司竹監卒年七十

一  
程顥字伯淳西洛人也父珦太中大夫顥奉  
進士為鄆縣簿又調上元簿晉城令呂公著  
為御史中丞荐為監察御史裡行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矣育才為先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荐十数人而以張  
載及其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李  
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安石日益信  
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

嘗及功利安石寢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不  
出必論列数月之間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  
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  
諸路提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剝民希  
寃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歲寢衰凡十余事  
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点刑獄復上章請  
罷改僉判鎮守軍監西京路洞竹木務知扶  
溝縣坐口口因逸鄰邑者罷監汝州酒稅  
哲宗立名為大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二

始顥從周敦頤論孝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辯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回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死不周徧而其實垂于淪理虽云窮深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孝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  
虽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秦莠全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

神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顥曰安石  
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束則也又問是全人  
否顥曰詩稱周公、孫碩膚、芻几、全人  
盖如此安石剛徧自任全人豈然哉顥有經  
濟之術不幸早死太師文彥博表其墓曰明  
道先生云弟頤

頤字正叔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

也甚衆矣

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于朝授  
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願力辭又  
為校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願上疏  
曰帝王文孝大畧謂習與智長化于心成今  
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端方之  
士與之処使薰陶成性以  
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全得于天稟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矣士大夫之

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德器成就  
乞擇矣士人侍勸講凡左右挾持嬖御內臣  
並選四十以上厚重小心侈麗之物不接于  
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全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独立于  
礼未安乞令坐講見

主上重道之心願在經筵以師道自居每侍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願聞 哲宗在宮中盥  
而避蚊 講罷清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

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願上疏謂節序变迁特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礼死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玉中殊復講願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闕疎如此今講讀官員皆兼要職独臣不領他官近復差国子監太孝條例是乃死一人專職輔導者願赴講會哲宗疹疹不坐已累日願退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願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宰相以願言奏遂詣問疾于是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願以為騰口間乱遂罷職監西京国子監喪父服除尋以直秘閣判西京国子監主管崇福宮紹圣中党論興願坐追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还崇宁初復西京国子監屏居伊闕山数年卒年七十五孝者尊之称為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吕公大臨楊時著名于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



經解說未成編著附于之而集

臣稱曰中庸之文孔子之心孝也自孟軻  
死不得其傳焉宋吳洪儒間出以經術名  
世者蓋多矣至二程氏乃始推原正心誠  
意之旨以續千古之絕孝其有切于聖人  
之道者即使孝者能探頤索隱以窺其奧  
斯尽善矣而乃不求其本而循其末言理  
則蕩而為浮虛誠敬則流而為矯偽聖人  
心孝之妙豈有是哉今孝者欲探程氏之

秘而求所謂正心誠意者當以是而思之  
顏復字長道先師堯公四十八世孫也父太  
初字淳之為東魯名儒嘗與國子監直講出  
為臨晉簿最後掌南京孝以卒年四十余嘉  
祐中訪有道之士京東部使者以復應詔命  
為校書郎知永泰康縣名拜國子監直講久  
之擢太常博士言士民禮樂不立請降彛制  
又乞詔禮官巧正祀典迂吏部員外郎孔宗  
翰乞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一曰專其祠

饗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  
法則五日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元祐中為  
起居郎兼侍講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處  
士于孝考其志業不由教官保任不得身貢  
奉升太孝召誠中書舍人兼叔國子祭酒言  
太孝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未嘗旌別是以  
非厭師勸士之道以天章閣待制充國子祭  
酒卒年五十七子歧

龔原字深父廬州遂昌人也奉進士調潁州

### 司法參軍

神宗朝為國子監丞迂太常博士會議秦悼  
王之後應褒封者原曰禮立嫡長而褒以嫡  
尊正統也今秦王嫡絕立庶自合禮令議夏  
至親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禮也願罷合祭改  
徐王府記室加秘閣校理出為江浙轉運判  
官紹全初名為國子司業迂秘書少監改起  
居舍人中書舍人以集英殿修撰知潤州  
徽宗即位入為秘書監兼侍講迂給事中初

哲宗崩大臣引開宝故事為 上當服奔衰  
暮原上疏言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  
也出知南康軍改壽州揚州名為工部侍郎  
移兵部除宝文閣待制知庐州陳瓘彈蔡京  
原生與瓘友善落職和州居住起知亳州會  
下卒年六十七始原力孝以經術尊敬王安  
石始終不易也有文集七十卷易傳春秋解  
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也兄醇與酢俱以  
文行著名酢初受業于程顥 知扶溝縣以  
道孝為己任酢為掌其事由是文孝益進又  
事程頤 器之奔進士為蕭山尉除博士僉  
判泉州名為監察御史尋知河州又知濮陽  
軍歷舒濠二州卒年七十一有中庸又易說  
二南又論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也幼好孝不治章  
句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畧嘗謂三公論  
道經拜燮理陰陽填抚四夷親附百姓皆出

予一道其言之虽大其行之甚易尝奉进士  
不中退居田野間嘆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  
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国名臣傳五十卷  
入競傳之元祐中蘓轍以荐矣良方正对廷  
慷慨不避权貴策入四寺调左游尉蔡京知  
成都府奉为奉官当不就其後京相而当不  
復仕矣卒年七十二当与经李尤遂易与春  
秣皆为之傳得全人之旨居多又有经旨而  
卷史論十二卷兵书十二篇而矣

陳賜字晋之福州人也 祥道字用之元祐  
中为大常博士秘书省正字其奉深于礼著  
礼书一百五十卷又有诗书解傳于奉者賜  
绍圣中制奉 徽宗即位除太常博士迁正  
字祥道既著礼书賜亦著樂书貫穿詳備迁  
大常丞礼部員外郎時有用京房二爻四清  
論系者賜曰五声十二律系之正也二爻四  
清系之蠹也二爻以爻官為君四清以黃鍾  
為君事以時作曰可爻也而君不爻太族大

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二爻瓦上之旨哉迂鴻臚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以显謨閣待制罷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八又有系本二十卷禮記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北郊祀典三十卷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四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五

文藝傳九十八

嗚呼文章之難真難其人哉抑亦與時而盛衰乎三代遠矣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迂相如王褒劉向揚雄皆足以垂世立教後世為不可及已自漢以來文章沿六代余習至唐王揚芦駱燕許之流亦可以名家矣而文終以不振獨一韓愈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李翱皇甫湜和之而文章遂还西京之旧宋興全

全相授禮樂法度眎漢唐為過之而文章承  
五季之余亦不過稱王禹偁之獨步與劉揚  
而已然飾章繪句豈足以臻斯文極摯與暨  
歐陽修以高明博大之季與起斯文大章矩  
篇與詩文春秋相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為  
宗南豐以曾氏為重眉山以蘇氏為師而文  
章之傳于今為盛信乎與時而盛衰也嗚呼  
自漢迄今振斯文于將墜者唐有韓愈之心  
宋有歐陽子之力夫豈偶然也哉

趙隣凡字聖之鄆州項城人也少好學能屬  
文作禹別九州賦凡万余言周顯德初奉進  
士為校書郎歷許宋從事太平興國初為直  
史館遷左補闕知制誥以卒隣凡為文慕徐  
庾王揚芻駱之體屬對切及掌誥命頗不達  
體要常欲進唐武宗以來實錄有會昌以來  
日之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卷六帝年畧一  
卷史氏以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  
韓溥長安人也唐宰相體之後少俊敏善屬

文奉進士累歷幕府召為監察御史于三边  
戶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轉司門郎中  
以卒溥博李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  
朝氏族與人談疊、可听吳為近世肉譜縉  
紳頗推文

鄭文宝字仲矣始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  
名李煜凶朝後為廣文館生奉進士為修武  
簿稍迁著作佐郎知潁川召拜中丞為陝西  
轉運使時朝廷討李继迁文宝属自環慶部

粮越旱海又灵武乃言羌戎以池盐与边民  
易谷麦会饋輓超灵武為继迁所掠议禁青  
白盐許商人安邑取解池盐与陝西以济民  
食官獲其利而我盐益困則继迁可不戰而  
屈矣用其策而商人取兩池盐少利多取他  
徑出唐鄧襄汝間边善價吏不能禁關隄民  
至死盐以而食 太宗知之悉除其禁文宝  
尝以金帛誘继迁酋長蒐唃唃悉俾圖继迁  
而許以刺史蒐唃唃悉以告继迁、上表

請罪 太宗雖怒而不罪也既而文宝復  
清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中 太宗怒貶  
藍田令繼迁陷清遠軍 真宗召文宝問以  
計策文宝請奔灵州時王超方遣援灵武即  
以文宝為隨軍轉運使徙河東繼迁改圍麟  
州文宝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寇準  
謂其熱西事復以為陝西轉運使徙河東京  
西官至兵部員外郎卒年六十一文宝好談  
方畧以功名自任而術頗踈然以詩名家多  
警句善篆工琴有文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  
表志三卷

吳侏字正儀潤州人也幼有俊才韓熙載潘  
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見侏深加器重曰吳  
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回簡以唐太宗杜淹論  
樂異同侏曰志氣未動則声能改和哀樂既  
淫則系乃思安熙載佑嘆曰吳足以探礼系  
之情矣侏在江南奉進士擢高第補丹陽尉  
久直内史從李煜朝以近臣荐召对充史



館編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迂秘  
閣校理修起居注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五  
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遵路

遵路少穎異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奉進  
士天聖三年以太常博士為秘閣校理同知  
禮院時 章獻明肅皇后稱制人死敢議改  
事得失遵路條時事上之忤 章獻意因出  
知崇州累迁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  
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使知洪州入修起居

注元昊反遵路請復民兵乃受詔河南料簡  
民兵除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馭吏張肅諸  
縣死追隸以不阿叔附貴出知宣州上陝西  
御畧戎要二十篇徙為陝西都轉運使迁  
兗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卒年五十六遵路厚  
重寡言篤于風義居毋喪廬墓側蔬食終制  
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百卷未訖而路家  
死余皆友人范仲淹分俸周之可為孝廉矣  
樂史字子正抚州宜春人也毋夢異人令吞

五色珠而生史、有文辭初仕江南為秘書  
郎以胸朝奉進士得佐武成軍史上言事  
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名為三館  
編修迂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許黃  
二州又知商州史所至不侈謹以睹閱遂分  
司西京積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七十八史  
嘗編寰宇記二百卷與其他雜編又四百九  
十余卷自為文百卷子黃目  
黃目字公礼奉進士為伊闕尉知壽安縣上

書言邊事

真宗召對除直史館知浚儀縣教士上言事  
真宗頗嘉其好古歷度支鹽鈔判官遷太常  
博士京西轉運使父卒詔起復使契丹還為  
廣西轉運使改陝西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  
陵黃目、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  
于詔黃目察之堯咨求罷職徙知鄧州入判  
三司逾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迂右諫議  
大夫以知開封府事 仁宗為皇太子拜給

事 中 兼 左 庶 子 坐 事 遷 左 諫 議 大 夫 知 荆 南  
府 復 為 給 事 中 徙 潭 州 代 還 知 審 官 院 以 病  
改 通 進 銀 臺 司 兼 門 下 封 駁 事 求 外 任 以 知  
毫 州 卒 年 六 十 五 黃 目 性 深 沉 為 吏 以 靜 勝  
飾 以 文 雅 有 文 集 五 十 卷

夏 侯 嘉 正 字 會 之 江 陵 人 也 少 有 俊 才 奉 進  
士 歷 官 至 著 作 佐 郎 嘗 使 巴 陵 作 洞 庭 賦 徐  
鉉 亦 見 而 以 奇 之 太 宗 知 其 名 召 為 右 正  
言 真 定 館 兼 直 秘 閣 卒 年 三 十 七

羅 處 約 蜀 人 也 奉 進 士 為 臨 渙 簿 再 遷 大 理  
評 事 知 吳 縣 王 禹 偁 與 為 倡 醉 人 多 傳 誦 處  
約 與 禹 偁 名 至 京 師 太 宗 自 定 題 以 試 之  
以 禹 偁 為 右 拾 遺 處 約 為 著 作 郎 皆 直 史 館  
處 約 有 詞 采 而 急 于 進 用 未 几 而 卒 年 三 十  
三 有 文 集 十 卷 王 禹 偁 為 文 序

李 建 中 字 得 中 其 先 京 兆 人 也 幼 好 李 以 文  
游 京 師 王 祐 延 譽 于 石 熙 載 厚 待 之 奉 進 士  
甲 科 為 岳 州 錄 事 參 軍 遷 潭 州 茶 場 歷 通 判

道郢二州轉太常博士言事者多以權利進見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畧 太宗嘉之名對便殿會建中坐公累降監在京擢易簡與 太宗論文士曰及建中 太宗亦素知之會直集矣院出為兩浙轉運副使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頴蔡四州建中惟簡靜風神雅秀恬于榮 乞西京面司御史臺爰洛中風土遂居之官至工部郎中判太常寺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

八分俱妙好古勤李多藏古器名画有文集三十卷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也唐相岩之四世孫岩以貶死嶺外子孫回避地湖湘間遂居焉振幼穎悟十步所誦陰符經裁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奉進士試危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瞻 太宗嘉之以為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代還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知淇州一日

虜騎至城下兵少民相恐中謂振文士而戰禦  
方畧非所長也環聚而泣振乃親抚之論以虜  
盛不可與爭鋒吾當堅壁以守數日虜引去知  
河中府徙鄧州入為國史編修官大中祥符  
初遷左司諫知制誥文詞溫麗深尉物論卒  
年五十八振淳厚无臧否相如也作詩有  
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九國君  
臣事作世家列傳行于世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也徙淄州純介好  
李奉進士調和川簿擢著作佐郎遷殿中丞  
知忠州李順攻忠州遵度領兵背城而戰賊  
踰堞以入遵度不能守暇崇令大中祥符  
初同榜起居注真宗東封進博士祀汾陰  
為左司諫遵度掌右史十余載立殿墀上常  
退匿楹間慮為上所見其恬于勢利如此善  
鼓琴深得琴中趣嘗著琴箋世以為知言  
仁宗為壽春郡主與張士遜為王友仁宗  
封昇王為誥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左

諭德卒年六十七 仁宗以其故宮僚也特  
贈工部侍郎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也少以氣自豪讀書  
不沿章句独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  
世俗屑、无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乃  
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嘗奉進  
士不中 真宗推恩三奉進士乃奉職恥不  
就張知白素竒之謂曰毋老乃捧祿耶乃就  
遷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通判乾字

軍還為校理遷太子中允 章獻明肅皇后  
臨朝延年上書請還政天子自契丹通中國  
德昭尽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然天  
下内外弛武三十年矣延年上書請為二邊  
之備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  
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以鄉兵數十  
萬延年奉使籍兵河東既而聞邊警以鄉兵  
捍賊者笑曰此乃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  
混雜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

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唵廝噉回鶻奉兵攻西夏仁宗亦嘉納之延年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听其施設之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卒于京師年四十八師過王氏酒樓對飯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為異人奉之甚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刘石也瀆為平陰 毋卒潛抱

毋一慟而絕其妻復抗潛大号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存妻死于義孝義之事集于一家

蘓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而耆之子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復奉進士稍遷大理寺丞為人倜儻不羈尤長于古文歌詩行 士大夫收之以為墨室舜欽數上書言朝廷之事范仲淹荐其才內集矣校理監進奏院用故祗祠神會賓客為御史所糾坐除名時王質守

陝閱之歎曰子美之才如此士大夫不為天子惜之可傷也舜欽既廢居蘓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以自適後二年以湖州長史以卒年四十初杜衍愛舜欽之才以女妻之衍為宰相以直道自任言者曰舜欽以文衍遂罷政事歐陽修與舜欽友善既哀其死又云兄字才翁仕轉運使不知名于世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也世以詩名堯臣遂以詩閱天下始以蔭補齋郎王晦仲見其文

歎曰二百年死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李士趙槩等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以願以首身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咏全化乃以國子監直講官至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耳成未奏而卒年五十九堯臣李長于詩為小傳二十卷有文集十四卷注孫子十三卷歐陽修論其詩曰世謂詩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者而後工也堯臣以為



知言、同時有張先于野刀約景純皆有文名而逸其事

江休復字鄰几開封陳留人也與尹洙蘇舜  
遊奉進士調藍田尉迂殿中丞召試充集矣  
校理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以  
事去之舜欽宰相杜衍壻也以祠神會飲乃  
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休復坐落校理監蔡  
州商稅久之自通判廬州復集矣校理出知  
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累迂刑部郎中修起

居注卒年五十六休復善著述嘗作神告一  
篇言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  
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冀感悟休復為人外  
若簡曠而內行修飾其為文章淳雅尤長于  
詩善隸書嘉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云  
章望之字民浦城人也好學有文用從父  
尚象蔭為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  
奉矣良尚象在相位以嫌扼之遂不復仕浮  
游江湖犯艱苦以營衣食不自悔歐陽修韓

錄吳奎劉敞范鎮同荐其才除僉書建康軍  
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回  
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令逢原廣陵人也生五步而孤二十八而  
卒王安石誌其墓曰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  
教已不至也士必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  
豈特化之不至也士必有罪焉蓋无常產而  
有常心者古人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探  
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虽不明乎天下必

明于已外有以行于妻子而其言行必不孤  
立于天下矣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  
之有罪者而內友烏始予愛其所以言浩々  
乎其將訟而不窮也內其所以行超々乎其  
將追而不至也嗚呼令弃予而死矣悲夫今  
有廣陵集十卷行于世當為士者法

文同字旼可梓州梓潼人也奉進士稍迂大  
常博士集矣梓理知陵州又知洋州最後知  
湖州同以文孝多操韻高潔画筆尤妙嘗與

崔公度同為館職元豐三年京師傳同一夕沐浴冠帶正坐而逝公度聞之迺起驚曰公度昨別與可州南殊无言將別意倏然云昨日復來乎與公画而公度意不在画也明日再往與可復曰與公画則左右顧恐有所者公度方悟與可將有言而公度謬以話為画也與可曰曰吾聞人不要語者舌可遇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今傳其死不妄矣同既死蘇軾以文哭之

曰孰能執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  
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  
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寃辱以喪  
如與可之安而輕乎自号石室先生有丹淵  
集四十卷行于世為天下法

楊傑字次公无為人也有名于時奉進士  
元豐中官太常者連教任一時禮文之士傑  
每討論嘗奏奉請四后升祔以為 孝惠后  
后 休德尹后 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

后而 奉章宋后尝毋仪天下升祔之礼久而未礼谓宜以回慈在光献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祐室断天下之大疑正宗庙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升祔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濶州除西浙提点刑狱卒年七十傑自号无为子有文集十五卷行于世郭祥正字功父当塗人也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诗名梅堯臣曰天 如此真太白復身也王安石亦欽美其诗熙宁中知武

岡縣僉出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听王安石必昼有異议者虽大臣亦当屏斥 神宗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姑孰不復再進所居醉吟庵久之起為通判河州復知端州復弃遂家于当塗之青山以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奉進士為密和二州  
呂欽陽修称其诗蘓軾知杭州蟠通判州

與車。倡酬平生為詩數千篇。最後知壽州而卒。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五

